

麟肯定

八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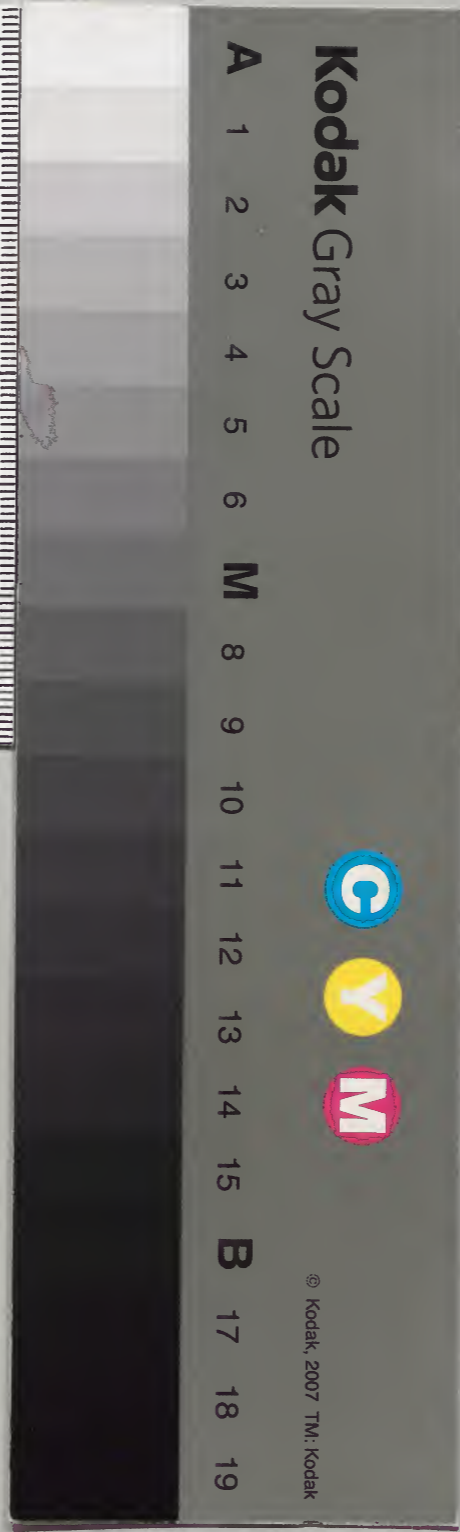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四	一	八
六	三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四	書	
函	一		
七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8	
冊數	6	( 5 )	
函號	275	76	

五



麟旨定

淺草文庫

書館

成公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海陵陳允昌明伯軫

元

無冰書

經紀常燠之變謹微意也

五事

即變調之事觀成公幼弱一段是人事在天變前故當涸陰

云

故字應字俱根其象已見來重天人一理

敬人君當慎微意微指

雨雹冰雪與人微事小對看每慎於微以無不悉晝言蓋陰陽寒暑偶

忒若微苟察其消息盈虛則關於治亂不小也

成公

加卽位戰鞍主成公幼弱三句

盟宿人友如陳事不雨 無水

微 不致 悉 書 加大雨等大雨雹同 再加元年春王正月亦同

經略人事而獨詳天變昭王事也

依傳倒作須玩一察字蓋天象者人君之鏡陰陽寒暑一一與政事相應而或變其常此必有何氣消何氣息何氣盈何氣虛察其氣之所召而修其理之所虧斯變調事備亂無自生也

盟宿 反如陳

兩略人事之微以其非經邦之訓也

以經邦大訓為主推其所以不登不記意方妙末繳雨雹冰雪上微者

盟會不志下大夫出不致 上加元年作經邦之訓

人微比易伯姬歸逆者非卿浮來苦人圍郊晉人微

事小比易茲如牟大夫慶逆固逆內女嫁大

六月雨 無水

春秋備王事竝紀天道之順逆以見焉

肅時雨若豫恒燠若予僖責成只體悉書以謹微備王事發

上易三不雨意同是僭恒暘若

三不雨 雨雪 無水 雨雹

經於天變詳志之以謹微焉

只重謹微四股輕點

△秋七月

焚咸丘

天人一理  
萬物一氣

下比作萬物一氣與消息盈虛無干以題面正大存之

加無冰倒本比作

無冰

會平丘

傳皆有制治于未亂句

聖人慎察天變固結人心皆制治于未亂也

○作丘甲

作

經譏望國益兵以困民也

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為一甲三甲為一乘

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有八人尚取足於四丘今取足於三丘總一乘而計之增一甲矣甸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向止出三甲今乃具四甲積三甸而計之增一乘矣雖增乘增甲不可知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損農以益兵便是困農不必說到賦重民貧農民國本也故曰非為國之道

斷道

歸父如晉

去同

作丘甲

望國備敵益兵不知為民計者也

上二比為齊難倒作同單加蒐紅只一驗

△戰邲

蒐紅

欲知望國益兵參甲乘之多者而可推矣。

以本股增甲增乘未可知為主而以二事分參其中只虛虛凌駕不用

斷罪楚人于邲之戰左右分為二廣廣有一卒蓋百人也卒偏之兩

蓋二十五人也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是一乘有百五十人矣魯蒐于

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上易城濮同楚廣之法非起於戰邲

時城濮傳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即此但莊王時為敖復修之耳

加本比如單作兩事只借來參比不是驗

作丘甲蒐紅

望國益兵之實即後事可按也

倒作同單或主益兵困乎民簡兵專於臣合少戰邲比便不全

△作丘甲立武宮

益兵困民建祀越禮均譏其不宜焉

作者不宜作也兵制重道字立者不宜立也廟制重禮字司馬之兵四

丘而出三甲三甲而出一乘諸侯之廟尊太祖而為一合昭穆而為五

○作丘甲作三軍

兩紀望國之變制係民馭臣之道見矣

上變而民困失一乘一成之制以戰邲蒐紅證下變而臣專失公車公

徒之制以入鄆鞅聘證一邊俱有作者不宜作也

下易舍中軍亦是變制專兵但專責季孫耳

丘甲 大鹵

春秋有譏變兵制者有譏廢戰法者

上益兵變一成之制重困農上下崇卒壞車戰之法重啟詐上

盟赤棘 稱及

即要盟非道內臣對君之心著矣

赤棘晉地只起下遠與晉尋盟句不顧勞民傷財而汲汲遠盟正見忿

對君父之極全在誅心上立論備齊懼晉不平懼晉而結之正欲求逞

於齊也恨齊人恨宣公處雖說三桓然傳首云今季孫當國還重季孫

書法只及字

平州 立宣 歸父如 謀去三桓 筮奔 納歸父 即位 大故 丘甲 備齊 赤棘 戰鞍 將有事于齊

依傳倒作同單 去平州同去戰鞍亦同

盟折 武父 惡屢盟 歸父如晉 筮奔 即位 丘甲 赤棘

原春秋所以惡盟尤誅對君者之心焉

如單但固本保邦一段須多發 上二比易盟蔑盟宿同

、作丘甲 赤棘

內臣繼益兵而結好於遠其心逆甚矣

既又二字側下見困民之甚倒對君作收書及盟於作丘甲後

加公即位同以成新立發意起惟對君故困民而不恤也

作丘甲 赤棘 戰鞍

內臣亟逞忿而不顧其逆心當誅也

即位 丘甲 赤棘 公如晉

內君嗣位而困民即新伯之政以見焉

主成即位之初云以悼即位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

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以復霸形

講

武父 赤棘長亂 或以非惟長亂提起則本股作亦得

赤棘 會蜀

經紀信好對君辱君之罪昭矣

二邊俱有君民俱側重君上上忿對君父下辱逮君父

敗績茅戎 不書戰 書敗績

經紀王威之褻端本以責之焉

以存防引起重端本作責劉康公只在邀之一字上不敦信持國是背

瑕嘉平戎之約

從王伐鄭 王師敗戎

兩紀王威之褻皆上失其道也

以不書敗不書戰為存防提明重王道之失上作

加春王正月會潛是尊君外夷

河陽 櫛函

聖人欲天下尊君外夷而兩示義焉

以聖經垂法大意發揮不可實講事迹未帶尊服有道意 上比或易

會首止傳雖有尊君抑臣句然是世子終未確

出春王正月會潛同上大一統以尊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

、召陵 河陽

一伯之所以服夷尊君者皆得其道也

上齊桓不戰服楚正與輕於邀戎相反下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

忠亦至焉 如此則逕作予桓文說矣欠通 辛酉南闈出陽穀會城

濮作得尊服之道下比亦欠確

或出鄭逃城濮以徇命志戰為失尊服之道又伐山戎鄭逃以畧遠徇

命為失尊服之道傳明指桓王康公復出替股俱謬

齊人伐衛 會陽穀 上比舊搭會城濮謬

經明王道有取於君天下禦四夷者焉

惠王討立頹命齊伐衛與桓王伐鄭反齊桓惇信制楚與康公邀戎反

河陽 王所 盟新城 盟辰陵



經示尊君外夷之義尤必要諸道焉

河陽尊君王所則失所以自尊新城外夷辰陵則失所以外夷 出首

止鄭逃新城鄆陵同或凡伯聘錫桓命荆伐納頓亦同三題俱未安

年 伐北鄙 不待貶而罪自見

經於大國憤兵直罪其非義焉

玩同曰憤兵一段明是兩責則此處只主責齊為是但須本魯說來後

仍歸到魯上收不待貶書法或要全於齊憤中寓責魯之意蓋因初魯

事齊句及兩而後字俱說啟釁自魯也然終屬幹空似不必 加斷道

赤棘只作事實

公如齊謹行父如齊易斷道一赤棘再伐北鄙 戰鞍

經原內外離合交著逞忿之罪焉

上數比流水講下倒本比戰鞶作只是直著其憤而不義自見故曰不

待貶 去戰鞍同單

公如齊 歸父如晉 斷道 赤棘

攷內外離合之迹用兵之非義可斷矣

其合之情齊當念魯亦不宜遽背其離之故齊當反魯亦不宜淫逞

斷道 赤棘 伐北鄙 戰鞍

經原二國之兵端而交罪其非義焉

廟官定

伐北鄙

戰鞍

取龍邑，侵巢丘，焚雍門，侵東海。

直紀內外憤兵之迹，非義見矣。

照傳申下，總發彼此無善意。

新築敗

以衛主戰

經惡與國之志戰，示息爭之道也。

說衛之加齊已甚，正見良夫不當戰也。全要描良夫一片欲戰心腸透。

齊師侵虐，指伐北鄙言，與齊師遇，遇其伐魯之歸師也。

斷道

晉衛伐齊

戰新築

經原與國構怨之迹，深惡其亟戰焉。

兩又使字宜體發同單

突救衛

盟柯

戰新築

經欲息天下之兵，深惡夫構兵者焉。

三比皆從聖人意思發，方聯絡得傳中故書法如此，意間繳俱用本比。

有以伐衛及戰敗酈等替本比者，深可痛恨。

△突救衛

盟柯

觀經取解紛遠怨者，惡戰可知矣。

就善所貴，中含惡以兵刃相接，意勿粘講。上易鄭人伐衛以衛服。

為解紛欠當

或齊人救邾

齊解紛

晉侯伐秦

秦遠怨

同

齊解紛

成公

九

戰新築

戰鞞

不稷欲還良夫不可  
三卿欲還武子從之

常例以重主兵之責變例以重專兵之戒不如以衛主以四國主相比為當

戰新築

書救鄭

春秋予奪二將一重戰之心也

戰新築

夏圍戚

孔子惜繁縷  
孔子先正名

扭捏刪之

戰新築

吳救陳

善解紛肯遠怨  
惡首亂善解紛

春秋欲息天下於攻恤之兵兩示意焉

戰鞍敗

四卿皆書

以四國主之

經於兵之過逞者兩變文以垂戒焉

傳中形容專憤儘暢作文須極力發揮上獨責李孫下並責四國一怒

正與一笑對二戒字極重以此垂戒不特著罪而已上邊非說專兵只

重人稟其怒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意傳曰然後政自季氏出又曰堅

冰之戒則此正是季孫乘機竊政一大機會不獨逞其忿欲已也殘民

毒衆正與哀婁傳殺人盈野相發不可略

加伐衛及戰

受伐者為主

戰邲

將稱先帥

同只照起變例

伐衛及戰

戰邲

斷道

戰鞍

作三軍

舍三軍

大意同單

經兩變例紀兵以後事驗其專以前事著其憤

伐衛及戰受伐者為主 敗鹹不書侯叔夏

主兵之例責將之體只說個例字體字殊無意味

上易戰紀主紀 彭衙主音 大棘鄭伐主宋然書華元便與將邊相混 同

斷道 卽位 戰鞍

兩變文紀兵原事而為專忿之戒也

同單上二比只貼入兩邊

卽位 戰鞍 三軍 中軍

權臣不顧君而逞兵則政所由專也

只主成公初立一段政出季氏卽指行父今搭季宿專兵太速

伐衛及戰 戰鞍

只主四國憤兵一邊上比只辨書法

戰邲 戰鞍常例 獨罪林父 變例 竝書四卿

春秋紀將有詳略一將權尤謹兵權也

總問而比作一怒故竝出仍獨罪季孫

○戰鞍 澳梁盟禮樂 齊母笑容不謹 征伐 高厚歌詩不類 季孫一怒 荀偃一怒

觀二臣之專兵好知魯晉之不振矣

戰鞍 作三軍

經重兵權故於逞忿變制均示戒焉

兩傳俱以舊制起俱有主幼句上然後政自季氏出下季氏益張

△戰鞍 三卿伐莒

兩紀列卿之竝將無非重兵權也

魯無四軍曷為四卿竝將前已舍中軍曷為猶以三卿竝將上然後政

自季氏出矣下借舍中軍傳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對

戰鞍

伐邾盟句釋

四卿竝將云云政自季氏出矣  
列書三卿云云適越之辱兆矣 刪

戰鞍 戰鐵

經紀兵功而爭讓別矣

卻克曰君之訓二三子之力范叔欒伯皆曰何功之有簡子曰伏弢嘔

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蒯瞶郵良皆曰右之上御之上二左甚整

如師衰婁

反以晉人及之

伯國要盟於未服之敵以理曲也

非有擊強扶弱之心是非義源頭而今日東畝質毋之言尤非仗義者

口吻傳末制敵莫如句通結上文天下莫大二句又伸說上句義即理

也引齊桓只重仗義晉以東畝質毋命齊者全參不破國佐來意猶自

謂戰勝力強足以脅齊使從而不敢國子揖而去也乃使魯衛之使偽

以國佐之詞為請而追及衰婁以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非晉乎

國佐如師

伯國不能致敵之服由伯義失也。

傳直云非服之也不可用敵服未誠語從戰鞍上翻出齊勢弱晉勢強何僅以賂免就賂免便是不服而所以不服由列卿求逞私忿與齊桓擊強扶弱之心異也未發待之不可無其道意。

盟袁婁

要盟在伯國知制敵貴以義矣。

以及字間起重不以德命上傳只重質母者以此命尤悖於理也。

△于師召陵 如師袁婁

觀要敵之異於服敵知仗義要矣。

齊桓退而完來自應書來國佐去而晉追與之盟自應書及非聖人特異其詞也。然須借此比擬體貼出所以異處來方有景况。作文雖倒本股全要相形制敵莫如仗義三句要大發於後。

加伐楚次戰鞍同 再加楚人伐鄭伐北鄙新築亦同。

○完盟 佐如師

敵之服不服由所以制敵異也。

全在心服賂免內寫出得失來若重齊晉上發便似前題亦勿倒書法。以此傳中未嘗以書來作書法也。

△召陵 袁婁

二伯結信之異由制敵有得失也。

齊桓退三十里而禮盟屈完卻克進五十里而要盟國佐上根仗義來。

下重不以德命上由是國子不可頂又不以德命說。

戰鞏 如師哀婁

詳伯國戰盟之迹知制敵之貴義矣。

加伐北鄙新築同以齊雖侵虐說起以晉之伐不以義佐之服不以心流水講下倒不以德命上。

戰鞏 哀婁

伯國挫外而要以盟經兩責其失制敵之義焉。

既去如師宜比作上以齊虐未甚起責諸大夫逞忿此齊所以不服下

以齊心未服起責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此終所以汲汲欲盟各收書及

○如師哀婁 夾谷 歸三田

即要盟化強之事知理為大矣。

天下莫大於理云二傳俱有前後總用中間只從學者口氣論個道理

不必強以卻克孔子作對

○遂伐楚 夾谷

主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二句加越入吳作強有力不與焉

出夾谷歸田黃池入吳同

戰鞍 哀婁 取汶陽 圍棘 比圍棘傳

敵未服而不以德命可譏叛已啟而不以德綏可貶

戰鞍 如師哀婁 取汶陽 言汶陽 盟蒲 只哀婁盟蒲

信義不足以服人而要盟者均可譏也

各有二層意國子背城借一文子德則不競

取汶陽 不曰復而謂之取

經於故地之擅復正以王制焉

請於王以正疆里只一事不可以王命王制分

加戰鞍如師哀婁同隨加一比亦同只作復地事實

取牟婁 取汶陽 加戰鞍同

望國擅復故地與得非其有者無異矣

取汶陽 廬吳歸 王疆域 公天下之義 存封建 公天下之心 兩邊各有與滅繼絕

觀經致意於復地復國者得與繼之義矣

外有滅項取汶陽題以尊君尊王比絕無關合之趣刪之

侵衛會蜀

經獨舉重以罪辱君者戒逞忿也

稱師著衆無罪楚意言衆正見被侵者之危書其重者只明不書侵我

之非諱就此便見得季孫辱君非聖人特書重以見罪也為國上卿句



重有危在侵上屬民辱在盟上屬君雖如此說卻分不得傳意重辱逮君父上此傳從心上論故結以史外傳心要典須發朱南圖曰反求諸已反求所以致辱之由戒字即上懲字意知忿悻之貽辱便知懲戒便知以禮制心

楚鄭侵衛 二國稱師

經著外暴而內臣危國之罪可按矣

侵衛蓋自是侵魯矣特不書耳侵魯衛總此師須從稱師著其衆上描寫楚勢張皇以見魯之可危而季孫之罪以冷語挑發

會蜀 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及而不書書其重者

經紀內君見辱歸罪於當國者焉

以夏之君會夷之臣總說方見得重

斷道 赤棘 晉衛伐齊 去 戰鞍 侵衛 去 會蜀 同

內臣逞忿以辱君經舉重以見罪也

倒單作侵衛只帶下 或赤棘戰鞍侵衛會蜀同

斷道 晉衛伐齊 戰鞍 侵衛

按外衆所以起而內危有故矣

魯衛受盟 云 楊橋之役故字與特起於忿悻及反求諸已句相應只以著楚師之衆三季孫危國之案

戰鞍

會蜀

倒作或土專兵辱君合

會蜀

盟蜀

經紀會盟貶內卿之辱君貶列卿之宗夷

上重禮宗下重義字齊楚同我臧宣叔猶先有知難之見無功受名臧

宣叔猶恥為往路之行

會蜀

夾谷

季孫不以禮制心孔子能以理化強

楚兵萊兵

相臣有得失君之榮辱因之矣

盟蜀

不諱公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

列國宗夷經貶其不善擇焉

傳首便將主盟辨起正引下西向服從意主盟服從須重看楚僭稱王

晉猶主盟此意極重即新城傳君臣之義滅一段意擇義者擇此耳當

時諸侯俱擇強而事不知晉與楚不當論強弱也况諸侯苟能任賢

又有不必畏楚者乎夫不必畏而服從大可恥矣恥字要透盟雖大夫

罪實歸諸侯

盟而魯與如齊主幽之盟而魯與則書公會齊侯云舊出盟蔑北杏題

夫公與邾盟不可言魯與而北杏之盟魯未嘗與此題股之最不通者

刪之

荆敗蔡

伐楚次陘

去

于師召陵

服

清丘

盟蜀

服于

列國昧夷伯之分律之服夷者媿矣。

以敗蔡清丘辨個夷狄主盟之分。即倒本比。而以伐楚召陵配講。

出荆伐鄭召陵清丘盟蜀同。

荆敗蔡 盟清丘 盟蜀

列國昧夷夏之分。而宗夷亦可恥矣。

倒作同單重不當宗楚上。

荆敗蔡 清丘 下易新城大遠不如清丘頗切晉雖不競猶主夏盟

試觀夷伯之分。而列國宜知所擇矣。

宜涿發楚不如晉意。

伐楚次陘 去同 于師召陵 盟蜀 只召陵 盟蜀同

即伯主服夷而責服於夷者焉。

如傳倒作要得比斷意任仁賢 云 即當時列國服夷之策也。

盟幽 盟齊 盟翟泉 盟蜀

經不以內諱之例加宗夷見貶自有在也。

傳謂不諱公者從同之義固然而貶宗夷之旨即在人大夫以見意作文如傳以三比辨問起從同之意倒作如單。

加荆敗蔡盟新城以前三段問起將此二支辨晉楚夷夏之實倒本股。

收書法。

只上三比內以諱為貶昭大信謹大防嚴大分

、盟齊 盟蜀

經紀從夷而不皆諱者從同之例也

兩邊罪一般方說得從同不可分交夷宗夷看蓋盟齊交楚之始不諱  
不足以見貶今盟蜀之事同則貶亦同不必諱公而可知矣故於此不  
諱而人諸大夫以見意須將正始意發透則從同自不費力

盟蜀 會鍾離

經嚴中國之防故服夷親夷者皆惡焉

俱以僭王為案上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下俛首東向而親吳

有搭會北杏主貶戴伯以正分貶從夷以謹防何味刪之

三 年 會四國伐鄭 畧而不紀 稱爵而以伐書

經略交兵獨寓責從夷者焉

提過彼此無善意便從晉無善而稱爵書伐上推出鄭罪來附夷擾夏  
指從楚侵魯衛言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之詞勿作予晉說亦不可板  
着罪鄭語宋衛未葬稱爵以著其忘親只帶後 現聞先生曰初為是  
役必以鄭之從楚也句可味蓋追原鄭之所以獲罪于晉晉之不能息  
兵于鄭者祇以其從楚則致兵之由失在始矣雖有伯主釋怨之私豈  
能沒其聲討之實鄭人縱不當以邲之故見討而其初附夷擾夏之罪

能免于晉誅哉。故傳首既曰非觀釁，而又曰盟主有詞于伐，其目自不相背。觀者得之。

侵衛 會蜀盟蜀同 五國伐鄭

貳國附夷致討，經託詞以罪焉。

同單上二比，只作擾中國事實。加戰邲，只照非觀釁句亦同。

戰邲 五國伐鄭

以報怨之師而有詞者，附夷之罪重也。

新宮災哭

經於望國遇災，原其不恭而罪其非禮也。

不恭意輕，只重非禮。

去疾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晉，鄭子良伐許。

主鄭伐許傳，此初伐也，後用不可再意。

如晉至 書至

當觀王之時而事伯，其事悖矣。

嗣守社稷與拜汶陽相形，正斷其不朝周而朝晉之悖，不與喪畢平看。春秋所為作句重，以其關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

加取汶陽，只作事寔同單，再加卽位同。

遂如晉 三 如晉至

兩按事伯之因知其溺於小惠矣

晉執曹分其地濟西晉勝齊使歸我汶陽皆是復所侵

△圍棘

望國以兵服故邑失係民之道矣

從故地上推出所以不願之故方見得宜修德政薄稅斂反稅畝輕力

役反丘甲二者正修德政之大目亦必失之指民心說非指來言汶陽

也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須描寫無書法

加取汶陽作故地事實

初稅畝 作丘甲 取汶陽 圍棘

望國啟叛而服之非道經所以譏之也

倒本股作 舊加言汶陽甚謬歸因晉有二命與棘何干

初稅畝 作丘甲

稅役日重民心所以攜也

上壞田制盡民財下壞兵制盡民力要體稅役日益重句混發以圍棘

起束舊作合題贖甚

△圍棘 盟蒲 加稅畝丘甲取汶陽言汶陽分貼兩邊

以威信服貳皆不知服貳之道也

各以啟貳原起上倒成不知薄稅役下倒景不知惇信明義

圍棘 會平丘 上加稅釐至甲下加弓如晉同

春秋重結人心責無以服叛協貳者焉

重賦致叛又攻之以兵崇侈啟貳又脇之以威

圍棘 圍費

兩於內兵討叛責其失服人反已之道焉

上有命上將用大眾語稅役下有命正卿用大眾語忠禮

圍棘 言汶陽 夾谷 歸三田 失故地力以脇人得故地理以服人比夾谷傳

以亦必失之搭言汶陽比謬已辨前應刪

齊盾咎如

討赤狄之餘也潞甲雷吁餘黨散入盾咎 借潞甲傳作文終不成題

二聘二盟 不繫國 不言公

二卿因聘而盟經惡其辱國而抗尊焉

於本國則辱於外國則抗二意碎作後總發惡中有惡意總收不繫國

不言公二書法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故盟非禮也聘未足効信釋

疑又相歃血是不信也于先王之典是于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辱辱

字重看遂事應生事專命辱字應非禮不信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

非辱國乎遂字只作舉實舊主專與抗分是重遂字反丟卻不繫國書

法了

加俞聘術聘只作有聘無盟之例同單。有聘無盟是論先王之典以  
俞術當之未是。

高子盟 完盟 庚盟 良夫盟

或以權命合義專命悖禮比或以高屈作引其君當道俱不見好處

鄭伐許 稱國以伐

甚貳國虐小斥之等于夷也。

稱國何以爲狄之蓋夷狄舉號也夷狄之行是通論鄭襄之爲人而斷  
其無異於夷亦不是以從楚便爲計利是通論其所以從晉與楚者見  
其但知有利不知有義也義利字極重夷夏之分全在此憑弱犯寡亦

是逐利之見照傳况又口氣串說不可倒入虐小然再動干戈意亦不  
可遺。

加去疾伐許同照一歲再伐。

四月伐鄭 楚子伐 辰陵 去同 戰邲 晉侯伐 五國伐 去疾

伐許 鄭伐許

同單只敘事略詳耳。只戰邲晉侯伐五國伐兩伐許同。

晉侯伐鄭 五國伐鄭 去疾伐許 鄭伐許

貳國計利爲從違因其虐小而狄之焉。

照傳流水作不可以從夷虐小對。



四國伐鄭 楚子伐 辰陵去戰邲 晉侯伐 侵衛去 五國伐

貳國惟計利為從違狄道也

事迹流水點盡將利在中國數句總斷束歸本股

出楚人伐五黑壤戰邲晉侯伐同或黑壤從辰陵從戰邲晉侵衛楚專事

同侵衛易盟蜀亦同◎此傳與四國伐鄭傳題相似須辨此傳不出

圍鄭前傳無五國伐鄭

鄭伐許 徐越伐吳

經原素行而黜虐小者原世類而進從兵者

各有二意當在書法上體貼上以為告詞云一字褒貶義安在也下或

者以詞為主云一字褒貶義安在也

鄭伐許 晉伐鮮虞義利

附夷效夷皆中國而夷狄也

楚子伐鄭 晉侯伐鄭 執意如 意如至 比意如至傳脫

以利從違者非中國以利操縱者非伯主

年四 華元聘

即大道之通嗣君知邦交之無間矣

主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共蟲牢之敵可入講收侵宋

冬城鄆 主城中丘傳公欲叛晉城此為備出杜氏註

鄭伯伐許 稱爵

貳國忘親即戎其惡著矣

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為貶詞稱爵有汝安則為之意 加鄭伐許

只辨稱爵書法同單

鄭伯伐許 遺親不奔 後君不忠 甚穿鑿

年五 杞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重人倫之本也

只在書法上講重戒父母上發擇家與室

加杞伯朝同單上比只作事定加歸杞主其歸其出句

蔑如宋 報華元也 主侵宋傳

即內臣之報禮見和好之情矣

僑如會穀 借無婁傳不成題

梁山崩 書而不繫國

特紀天下之異欲人君修實德也

盟蟲牢 特書同盟 時定王崩

經紀服貳之信均著其不臣之罪焉

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

盟蔑 盟宿 庚盟 良夫盟 蟲牢 二傳雖俱有惡之中又有惡句然無甚意味刪之

六年 立武宮 特書曰立

望國崇祀非禮經所譏也。

重廟制上祭法從廟制說來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論廟制祧於桓之時論祭法絕於僖之世。

立武宮

有事武宮

建祀違常可譏常祀適變可予

有何好處刪之

立武宮

立煬宮

行父誇戰鞍之功意如酬不入之禱

兩於望國崇祀皆譏其不宜立焉。

△取鄭

滅而書取

經諱內君覆小示尊君之義也。

以滅國之惡敘起倒書法作謹微微字指書法言蓋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然慮世有不嫌攻主過而甘助權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示臣子不可一毫有不憚人主而畏權臣之意所謂謹微也傳雖以滅項比斷單比只虛說個抑臣項傳說諱君者不可移而諱臣此傳說君不可不諱臣不可諱宜辨玩傳後殺生在手一段則知權臣威焰委實可畏人臣于此須打定念頭處處向君父照顧分毫不肯假借纔是漢子行文須有伉浪之概方妙。

滅項 取鄭

隱顯君臣之覆小辨分嚴矣。

尊君抑臣相聯不分全重書法上總挑剔謹微意聖人此義是為後世尊抑者立個規則玩每謹於微云可見

歸父奔

忤貴趙鞅歸上

加歸父如晉晉陽叛同

觀忤臣干主之異效知微之當謹矣

犯上比易公園成適歷

俱意

林父歸

逐獻

咺歸

訟成

忤貴比易勅奔

意如朝吳奔

無極

犯上四句是虛說况已引實事証矣搭出終贅

滅項

歸父奔

取鄆

朝吳奔

去取鄆同單就抑臣論

經尊君而抑臣謹權臣之禍也

如單渾發謹微意將歸父朝吳事織入議論中見得此義不行是以當與衆多若魯若楚知有權臣不知有君父也

歸父奔

朝吳奔

兩觀權臣之勢重知聖人抑臣之旨矣

只形容乖忤貴臣之禍見聖人諱取鄆不諱滅項正有見於此也

歸父奔

朝吳奔

會扈

留

召陵侵

易相舉同

比朝歌傳脫

觀權臣貪臣之害有國者可戒矣

歸父家遣

云

引犯上干主四句

昭公弗納

云

引國家之政四句

良夫侵宋

書侵

經於與國凌大而深陋其無名焉

此書法乃在蔑僑如書侵照出，須倒得得體，責魯者即所以責衛，要體亦然字勿單說無名而遺卻不立。

嬰齊如晉

此晉命伐宋事實不成題，若出則借兵戎邦交等語發揮在華孫盟傳，作賢者之後，在比歸傳則影叔躬。

蔑僑侵宋 特書侵

望國狗伯以用兵可陋甚矣。

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處，重事大倫字

須玩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正形容可陋之意，要發命上卿用大眾不可

遺傳中上三年一段是原素好以見此伐之無名，後二年宋來納幣一

段乃驗其聽命於晉之實與和好無干，加良夫侵魯衛茲斷，加嬰

齊如晉只作晉命事實。

五國伐鄭 元聘 蔑如宋 蟲牢 蔑僑侵 納幣

望國凌大無名即交好之始終可驗矣。

倒本股作納幣比如傳另驗不可以始終平點，去元聘蔑如更直截。

五國伐鄭 元聘 蔑如宋 蟲牢 良夫侵 蔑僑侵宋

經原二國交隣之素深陋其兵之無名焉。

廟定

以事實證過曾衛茲責 出五國伐鄭蟲牢良夫侵宋蔑僑侵宋為當

五國伐鄭 盟蟲牢

觀三國兵信之同用兵之無名見矣

即上題脫出勿誤以忠孝作合

△元聘 蔑如宋 加五國伐鄭蟲牢碎作大意同

即二國交好之密內兵無名可知矣

通嗣君報華元總作見邦交之厚

出華元聘壽納幣以未侵既侵分下比非傳旨

蔑僑侵宋 汶陽歸 狗命失交 狗命夫地

、蔑僑侵宋 會伐鄭

內兵兩制於伯其不立可知矣

俱有不能立句前同兵好後結婚姻臣憂莫恤君請緩師

元聘 盟祲祥 通嗣君 曾邾通好 下無明文難出 比執意如傳

嬰齊伐鄭書救鄭

經惡外暴不義而深予伯臣之不戰也

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明隨照傳轉下善晉大發末收云不得以無

功而謂其救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乎凡書救者未有不

善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樂書二善字緊相應救鄭之善全重不

麟旨定

成公

无

遷戮上不可以救與不遷戮作兩層。不遷戮只在不貪二縣之功上論。書法云書嬰齊帥師而無貶詞者以是為不待貶也。如其不以楚為罪則何為而錄晉之救也。書欒書帥師伐鄭蓋善書也。以書之不計功而全民乃所以為善也。

嬰齊伐鄭

下書救鄭○比七年伐少秋字

外夷加兵反正之國非義甚矣。

楚僭王既入於夷則鄭之背楚即晉正是改過遷善。嬰齊為是伐之何義乎。春秋惡楚全在此。伐喪帶說。

△書救鄭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經於伯臣恤患善其得不戰之道焉。

起處喚明惡楚意。即以無功問起。重不遷戮作收處。仍帶楚罪一句。繞角之遇。已自勝楚楚師還。晉師遂侵蔡。遇楚救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遷戮事在救鄭之後。須敘明白無功。謂無折馘執俘之功。非救鄭無功也。與計功受賞一功字相應。春秋所以善之之意正在此。

敗蔡

次陘

蟲牢

伐鄭書救鄭

伐鄭蕭魚

加千師同

經原事以罪外暴。予伯臣之幾於二伯也。

以楚暴發在前。轉歸不遷戮上作。各比只照傳點入。如單。

敗蔡

伐鄭書救鄭

去救鄭同

僭夷虐反正之國經托伯救以罪焉

救鄭只作書法無善晉意 加蟲牢鄭反正再加春王正大一統同

△敗莒 敗箕 滅潞 滅甲氏 只敗莒 滅甲同

諸臣殘民以邀功皆非仁也

季友費邑卻缺一命林父狄臣士會黻冕皆計功受賞

、伐楚次陘 于師 書救鄭 會蕭魚 加、陵會申同

伯兵不遷戮幾於不戰者矣

以桓悼相對提講在前而以書救翻上庶幾哉口氣要體言不計功

全民庶幾乎二伯之心也須知此傳原不在功上比擬

出次陘書救鄭會蕭魚同

○次陘 于師 召陵同 蕭魚 會申 執霄同

二伯不計戰勝之功近王事矣

只重不戰幾於仁上桓以義悼以誠點作眼目完心服鄭久服甚輕若

誇他不戰之功便與樂書不合矣以舜文起以樂書繳

出次陘蕭魚同或只出完盟會申題意不全◎記此傳無盟戲

滅甲氏 書救鄭

經予奪用兵者不欲人之貪戰功也

主邀功無功分殄滅與不遷戮正相反須要相形



滅潞

滅甲

同上

伯禽宣王齊桓舜文晉悼分點

敗酈

次陘

敗箕

畱吁

黷兵殘民不戰全師分作友獲挈受汶陽之賞缺獲狄受再命之榮會獻俘承黻冕之命皆非仁心王事與齊桓晉悼樂書正相反

敗酈

甲氏

總發折馘執俘計功受賞不得分

有合戰邲傳出召陵書救鄭偃陽會蕭魚主主將之權行師之仁合一書救又作主又作客不成題

書救鄭

書伐鄭

加伐鄭執鄭同○加蟲牢作鄭背華從夷之案

經筆削內外之救兵虐夏從夷之罪俱見矣

一邊以鄭作案惟鄭反正故楚不當伐惟鄭從夷故楚不得救

伐鄭

書救鄭

次鄆

壬夫侵宋

只書救鄆救同

春秋筆削救兵罪在獨夏從夷者矣

書救鄭

伐鄭盟戲

武子從韓范悼公從知罃俱從善

書救鄭

句侵還

書不遷戮以無功辨起句不伐喪以專制辨起

二臣還師幾於仁矣

七年

食牛又食兔牛

察於物變當以強臣為戒矣

一次傷或備災之道未盡今改卜又傷則與人無干乃是變異必有以

致之者矣。傳云理或然也。原說得活。宜體之。

歸父如晉

戰鞍

主宣公有虞三桓二句。一串作

吳伐邾

稱國以伐

經黜僭號之國所以尊王也。

觀春秋之法。仲尼之制句。要得聖人扶持各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族屬命主。可入講。吳僭王自壽夢始。此即位之二年也。時巫臣通吳。吳兵始及上國。邾已姓。太皞之後。

吳伐邾

會黃池

春秋始終黜僭號者。示尊王之義也。

夷狄原該舉號。到強大時。亦只該稱子。號吳狄之子。吳亦狄之也。總敘串發體貼。後雖與不過字。只重書法。不必粘壽夢夫差。或加邾黎來小邾朝主進受命。黜僭號合。不見關切處。

吳伐邾

猶三望

經惡僭號僭祭者。皆以維王室也。

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句三意。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命主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封內有望曰泰山。不曰河海。

不郊三望

書

經於盟國舉祀特志其禮之僭焉。

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伐鄭救馬陵

經惡外暴而詳伯義以甚其罪焉。

傳先以楚罪說起而下文一則楚罪益明一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步步繳轉楚暴上宜以楚為主中間於予晉中形容出楚之強橫而以故盟于馬陵云結局不必以大合及同病平對鄭善只點還三書法通繳須知同盟不是特書。

秋嬰齊伐鄭不待取而罪自見

外夷黷兵於從正之國罪自見矣。

與莊之欲討徵舒句最重蓋春秋謹華夷之辨苟非誅討則楚兵不可一日及中國也况頻逞而屢試乎。

九國救鄭特書救以美之

伯主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

予晉安攘以大合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繳出全自楚勢益張內發出善晉意。

盟馬陵書同

即諸侯謀外之同外橫可知矣。

傳中故盟于馬陵故字緊承上來宜就諸侯同病上形出楚橫

伐鄭九國救鄭

經惡外暴特善伯救以見焉

主罪楚作晉之安攘亦要翻到罪楚上鄭善點在中

九國救鄭馬陵

經詳伯義之勤見夷勢益強矣

玩傳當從其君自行以下意主楚暴作以會合親救大講於前隨以同病附楚意作二比于後蓋以晉救為骨渾融楚鄭在中而重發楚橫

入陳

蟲牢

伐鄭書救鄭

伐鄭救馬陵

去入陳蟲牢大意同隨去一比皆同

外夷黷兵反正之國以勤中夏經所深罪也

背夷即華鄭之善也楚為是頻伐異於莊之討賊矣觀晉遣將而親往親往而又盟則楚勢之張楚橫之甚當何如哉收不待貶

入陳

伐鄭

伐鄭九國救鄭

犯順異於義兵經託詞以罪焉

入陳

嬰齊伐鄭

嬰齊伐鄭

外夷屢興犯順之師非討罪可例也

以其背已而從諸夏句重正是異於楚莊處○加蟲牢只見鄭反正意加九國救作書法去入陳不用楚莊相比

麟旨定

蟲牢 伐鄭書救鄭 嬰齊伐鄭

楚非義晉仗義對作

蟲牢 反 嬰齊伐 頻 九國救 楚罪益明 鄭善亦著

外夷屢虐反正之國經託伯義以著罪焉

○書救鄭 九國救鄭馬陵

詳伯國之兵信夷勢之益張見矣

主前此晉遣 云 一段以二救串做而馬陵照故字拖發於後

去馬陵同只不用故盟于馬陵一段 加二伐同但以楚頻年肆暴重

論起

九國救鄭 書伐鄭

筆削救兵知貳國之善不善矣

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為主以晉楚為客

出嬰齊伐鄭嬰齊伐莒同 加伐莒比謬且難認

江黃伐陳 九國救鄭

兩紀伯兵有驗伯謀之善者有驗夷勢之橫者

盟新城 盟馬陵 盟柯陵

迭紀諸侯同好夷夏之勢可攷矣

一外楚一病楚一懼楚但講當日局面無貶中國意

麟旨定

成公

三六

嬰齊伐鄭七晉伐鄭十

有用嬰齊伐莒者已辨其謬矣

經於憑夏從夷兩者其罪焉

上以入陳比下以救江比 加救江入陳向

、吳入州來

經紀強夷用兵志凌外之漸也

主滅巢傳猶龍謂四隣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楚邑不可謂隣亦不可謂制也于制字甚解得去獨不思傳曰四隣封境之守乎家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邑則隣字還指州來為確末須帶封境震意此凌楚始事故特志之舊欲兼長岸傳夫人對作無明文或于起繳點

綴則不妨

八年 ○言汶陽來言歸之于

經寓責於內地之失以輕於失之也

只本魯田也一句便是各人罪案齊晉穿三罪為責魯不能保張本作文以三句提起倒魯作全要發晉制命不順而魯罪益彰禮字泛看即忽奔傳馳詞執禮之禮緩詞易詞最可描玩

取汶陽 汶陽歸

內地之取與歸皆不以道也

主傳首二段上責魯下責晉

加戰鞶兩邊俱用。○再加公如晉三便是盟蒲傳公既親往拜其賜題

言汶陽 歸三田 加夾谷同

即內地之得失知為國貴以禮矣

主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搭以下比形斷上比

言汶陽 會號 下易夏伐陳獻捷盟平丘爭貢俱同

昧禮而徇強者可譏執禮而當強者可予

歸昉 入昉 汶陽歸 惡委地而責受者 惡取地而責授者

言汶陽 變聘伐郟 土地 甲兵

盟國兩從伯命其自弱甚矣

以晉命非道非義為案以魯不能保不能立為斷俱有季孫語

書侵蔡

外夷之失人即伯兵可睹矣

主長岸傳楚棄析公一意

壽納幣 書 伯姬宣公女穆姜所出

經於大國圖婚之厚譏其越禮焉

重垂戒意過於厚反非所以重大婚之禮此意須玩勿誤作所重臨乎

禮之輕看

加履綸逆以略與過分作 加如宋致女俱不當使卿魯宋竝責

壽納幣 衛人媵

兩於婚禮之過均譏其非制焉

上越禮踰制悉書為後法下敗禮逾制備書為後戒

同括 圍宋 衰佐 盟新城 盾佐 會宋 立趙 末比易會號同

即伯國追錄忠勳之後失刑可推矣

立武不可云從諫及報功正驗其聽讒之非耳以殺同括為主而以韓厥語點綴其中總以失政刑斷之

圍宋 新城 戰邲 同括 書救鄭 同括 會宋 俱代殺比

即伯國追錄忠勳之後見伯臣之無罪矣

立武出會宋會號已是借用然經文尚有趙武字如會澶淵 襄十六 趙武書人

澶淵宋故 襄十 則已隱矣若蕭魚 趙武 同圍齊 趙武以上 尤為隱僻

不可搭

△城濮 衰 令狐 盾 易新城同

伯臣忠勳相繼則知賞之當延矣

舍發當延賞意以攘夷定伯言故曰勳以置君定難言故曰忠

勳比易 彭衙 衰慮 圍宋 舉中軍之元帥 春王正月 僖四 趙衰相文答六月之賦左事儘確但

經文空 至如侵曹伐衛會溫圍許敗殺俱無趙衰事不可搭

忠比易 盟扈 立 盟衡雍 討魯不與扈盟 河曲 將中軍 盟新城 合諸侯

成公

三九



救陳

輔靈 恤患

裴林伐鄭

輔靈 討罪

盾免侵陳

輔成公 始事

俱可用他如遂會救鄭四

國侵鄭不可說忠黑壤會扈伐皆無趙盾事不可搭

城濮

文

彭衙

襄

盾救陳

靈

盾免侵陳

成

伯臣再世忠勳君當念之矣

各就輔佐二君上描寫忠勳

沙隨

會宋

過薄 稍厚

盾救陳

盾免侵

行父如齊

寧

行父如晉

盛

比刺偃傳

內外相臣之忠有符於公論者焉

趙盾擁立靈成韓厥稱其忠晉不當聽莊姬行父歷如宣成范衰稱其

忠晉不當聽僑如上二比易新城會扈同

出令狐四國侵鄭

此比行 不通

父如齊盟扈同

盟扈

會宋

晉君聽范文子釋行父 晉君聽韓厥立趙武

伯國獎忠良而褒功德能從諫也

盾救陳

盾免侵

宋楚平

瑣澤

比彼多大 勳句謬刪

比元奔歸傳脫

出圍宋城濮新城書救同

城濮

趙 衰

河曲

藥 盾

盾免侵陳

趙 盾

書救鄭

藥 書

比沙隨傳

兩觀伯之賴於世臣報功宜厚矣

或出圍宋

趙 衰

令狐

趙 盾

河曲

藥 盾

書救鄭

藥 書

不如上題

廣

城濮 河曲 商任 沙隨 會宋 會號 比沙隨傳

兩原伯臣世勳而待之者有得失焉

城濮趙衰欒枝河曲趙盾欒盾提起倒錮欒存趙作

有出入州來會宋會號同一不錮其身一不絕其後者徒亂耳目刪之

天子賜命

經於王禮加內而譏其僭賞焉

以君天下提起罪邦君二句側下說魯罪正見僭賞僭賞于來字上見

○毛伯錫命 召伯賜命 上易河陽同不重事跡

兩紀尊號君臨之義備矣

要得法天意代天為王極其尊對臣看繼天為子極其親對民看只發

一天王天子而主法主恩隱然可見勿開口便說恩法

召伯賜命 曹伯自京 舊作曹伯歸傳題不貼當作合移載此

王室寵墜國而僭賞縱小國而失刑

踐土 賜命 主王禮之加內外有得有失宜刪加城濮即位同

燮聘伐邾 前書來聘 下書會伐

詳徵兵討貳之事而制命從命之失見矣

總起分作以伐邾非義為案晉魯交比責之

燮聘

齊

成公

聖

伯國徵兵由義不足以服人也

盟主重看蓋攘夷以安夏正盟主之義既不救其患又討其成此是何義成何盟主收書聘於伐之上伐而先之以聘亦見晉之不義無以服人也曾不可從亦要見

會伐邾

內外合兵以討小罪咸見矣

主晉魯分作專就伐與會伐上論無書法

吳伐邾 變聘伐邾

重晉作魯只帶收

伯國棄小而復虐之不義甚矣

會扈伐陳

變聘伐邾

會而後伐 有禮 聘而後伐 非義

變聘伐邾

盟蒲

加吳伐邾言汶陽同

經紀伯主討貳要貳之事而責以信義焉

義為主盟之道信為固結之本吳初伐邾季孫已憂中國之莫恤晉有

二命季孫已譏伯德之二三

變聘伐邾 適歷

觀虐小寵惡之事而為盟主者可知矣

二傳皆有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上不能救而又伐下不之罪而反與為會上魯之不立亦可知矣下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

鹿野

會伐邾

胡豹歸

既知其不可云云、既以為有命云云、

知義不從義、知命不受命、皆所譏也。

衛人媵

書

加晉媵齊媵同、只作備書、

大國逾婚禮之制、經書以示戒焉。

欲敗禮、指宋一娶十二女、擬於天子言、此初媵、須說得活。

九年

△盟蒲

特書同盟

伯國講信以要貳、昧其本矣。

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是言未貳之先、惇信明義、以補前愆、是言既貳之後、諸侯之叛、只為晉無誠信、今不反求信義、而又以口血御之、是從事

於末而不知本也、本末字要發透、誠信便是本、對盟字看、此時只有反

求一著、非欲其仍以汶陽予魯書同盟者、若曰、諸侯之心、既異、晉特強

之同耳。

加馬陵同照尋盟事實、加言汶陽亦同。

袁婁

取汶陽

如晉

馬陵

言汶陽

盟蒲

蕭魚

衍歸

伯主啟貳而要盟、昧於感人之本矣。

照傳如單

戰鞍

去

取汶陽

如晉

言汶陽

盟蒲

同單

加馬陵同。

伯國啟貳而要以盟、失服人之本矣。

盟蒲

會蕭魚

誠

衍歸

信

子鮮

易八儀、夷亦子鮮事同。

成公

成公

盟三

伯主之要貳未知服人在誠信也

以下二股論起盟非固結之本倒作如單

○會蕭魚 衍歸

即服貳復國之事誠信之感深矣

主信在言前四句借題發意不重事迹下易入夷儀或鯁奔同有以

盟句釋主季路者不知此事在獲麟後毫不相蒙斷不可搭近有用墮

費仲由為宰尤可笑 舊出盟葵丘會蕭魚大謬移載盟平丘傳尚可

盟蒲 莒潰 悼信明義固結之本不在盟效死弗去為國之本不在城

經兩紀事而知服人保國皆有本也

盟蒲 城中城 昧服人之本昧體險之用

△盟蒲 鄆陵 季文子范文子

經紀兵信知盟非固結之本倖非持勝之道也

△盟蒲 會蕭魚 信不可知子鮮季路誠能動物知瑩魏絳

經紀伯事惡其強人以信予其感人以誠也

上比或加執鄭伐如晉或加取汶陽言汶陽下比加執良霄會申同

△言汶陽 盟蒲 弓如晉 會平丘 只盟蒲平丘同

啟貳而信以要之威以示之皆非也

二邊啟貳意重二傳皆有固結字末字上范文子下叔向○平丘傳原

重崇侈與此傳不同但如此命題權處可也。

言汶陽

弓如晉

即上題脫母繳處點出兩未字

一予一奪季孫有信不可知之說是崇是飾子野有怨黷竝作之料

取汶陽

言汶陽

執意如

意如至

比意如至傳

予奪操縱之非義皆啟貳之端也。

上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下皆以利發自是諸侯不合二十餘

年

或加盟蒲

又以盟票

召陵侵

又以賄敗

終不整

若下換召陵侵有又以賄

敗句對上又以要盟較勝

此傳有搭吳伐我出宋楚平袁婁蕭魚衍歸為得謀國之道得服人之

本者扭捏可厭

伯姬歸宋

經紀嘉禮而著內女之賢焉

宋公自逆不書常事也而書歸者以伯姬之賢也

致女晉媵

加衛媵齊媵同

志婚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

以致女來媵二意雙提起倒伯姬作單致女只就著于家說

獻六羽

致女晉媵

經紀禮樂褒貶之義互見焉

兩之類是說經中此類不一須會此意

獻六羽

晉來媵

天子八諸侯六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

執鄭書伐鄭

經謹伯討尤惡貳國之昧義焉

以稱人以執提過重削救上罪鄭從楚殺蠲不書自是事體如此不必

照責鄭從楚當從義利上發非泛責從夷鄭無可救二句當連說

德仲曰晉之此舉甚善要得惜之之意不可十分貶壞碍下罪鄭

執鄭伯

執而稱人

經惡伯討之專謹臣度也

討鄭從楚未嘗不是但無王命又不歸京師收稱人殺蠲不用

書伐鄭

削救

貳國以從夷致討外救不足錄矣

殺蠲只提過責鄭處緊就義利上發不可泛

加蟲牢作背夷即華倒削救同單

伐楚救江

書伐鄭

加圍江執鄭伯同

再加盟貫同

經不以恤患之例紀外夷以被患者之有罪也

傳只引伐楚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事迹相類不必說江有可救之善

書伐鄭

削子

厥伐鄭

削子

經兩削恤貳之兵以其無可恤也。

蟲牢以來貪重賂而會鄧鄢陵而後懷集矢而從彭城。有出嬰齊伐

莒王夫侵宋者不知伐莒侵宋俱兩役後事非以莒宋援鄭也。今議刪

楚人救衛 嬰齊伐莒 筆外救 譏伯主之報怨 削外救 罪貳國之懷利

盾救陳 書伐鄭 宋弑君 典刑 鄭從楚 義利

兩削救兵重討罪惡從夷也。

嬰齊伐莒

子重自陳伐莒與不書侵陳以救鄭何干而上削救乎不可作題

伐莒潰人鄆 特書即

特謹小國被患示邦本也。

此傳議論因城惡之說生來。昧為國之本。即從莒潰看出效死勿去非臨時可使。其不能使民效死弗去。可知他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須虛說重垂訓。不重罪莒。

城郎 築城 浚洙 鑿池 滅遂 滅黃 效死

為國之所重不在備而在本焉。

全在事字政字見箇輕重宜輕敘串作借題發旨 舊出滅黃入滑但滑比於築城鑿池不切今易之以城中城

浚洙 莒潰



昧保邦之本者春秋皆譏之也。

固國以保民為本。長江巨川限帶封域守國之末務。為國以安民為本。城郭溝池重門擊柝守邦之末務。

○莒潰入鄆 長岸

為國之本有二。在民與臣加意而已。

上以安民為本。下以得賢為本。雖隆莒之城何益乎。雖廣土眾民不足恃矣。

秦狄伐晉 稱人

經紀兵而貶用夷以謹辨也。

單主責秦作以晉人致寇意如傳帶於後蓋貶秦有稱人書法近欲捏此事以觀句作貶晉書法者誤矣。已為不義與以義驅之句相應謂兵以義動雖驅狄亦可據他自相侵伐已非除殘之義又與狄共之不亦甚乎。要之只重謹華夷之辨上云不義云又因武王事而辨此之所以謹耳。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加衡雍盟暴作謹辨引起同單

二國用夷以相殘非義之甚者也。

自相侵伐四句是二比總斷不可涉上傳不知自反已可答意已字又字須體貼。

應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上易侵齊西鄙伐我北鄙同

經惡二國修怨尤甚其資夷之罪焉

自相侵伐即就晉狄伐秦秦狄伐晉二比言又添別股未達傳意

盟貫 陽穀 去同易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或以遂乞師取穀代本比謬

比事以甚用夷之罪謹大防也

以齊桓比照倒晉秦作收稱人 鄒云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即說

武王事不得又搭齊桓體傳最精但此等題俱不可廢

盟貫 取舒 遂伐楚 主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大謬

言汶陽 盟蒲 秦狄伐晉

伯國失信刑以召內外之侮可為永戒矣

或加善救 同括 或會宋會號 立趙 代殺同括俱謬不如暗補若只信則

二比尤不可出

盟蒲 秦狄伐晉

伯國內擣而外侮由信刑失也

皆貳交伐要發

盟蒲 秦狄伐晉 盟鹹 盟沙 朝歌 比朝歌傳

伯國失政召內外之侮伯國貪利致內外之貳

盟蒲 秦狄伐晉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貞伐傳

水

成公

哭

兩觀召內外之侮。有以其失政者。有以其失謀者。

○城中城書

經紀聖國設險。明體險之大用也。

只重謹禮意。發體險之大用。大字對微字看。體字用字便自緊關。將一險字說入禮中。將一禮字把作險用。真堂簾森嚴氣象。須體貼一險字。發揮中城在郭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城亦設險。大端不可說謹禮。卽不用城。玩獨字可見經世安民之道。所包甚廣。而傳獨言謹禮者。為成公幼弱政在三家發耳。作文勿涉斷罪語。非其

△莒潰入鄆 城中城

小國被患在失政。聖國之設險非矣。

傳據高氏說魯之城。懲莒禍也。故借莒事論之。論莒曰政。論魯曰禮。各就其所急言也。莒小國方遭外患。故貴得民心。魯成幼弱。將有內憂。故先定民志。倒單作。

○城中城 墮郈費

觀內城之興革。見體險之有得失也。

以杜絕陵僭。云照出。須緊貼體險大用。相形勿以魯成夫子置衰貶。

下比易良霄。奔是歲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云殊僻。

浚洙 城中城

夫固國之本  
昧體險之由

△城中城 城虎牢

春秋惡設險，示經世之道，責棄險待衰世之意。

有國家者，內修政治，外固籬籬，不臨事特警守之，未不無事棄已成之，藉兩邊須不矛盾。

△城中城 會平丘

不以城郭為固，須平日辨別各分，不以兵甲為威，須平日固結人心。

春秋所譏，欲人君以禮為險，以德為威也。

○城中城 蒐昌間

險訓民者，皆醒之以禮焉。

禮辨尊卑，分貴賤，別等列，異物采，禮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非

城郭，溝池，非馳射擊刺，莒陋不備。云云觀於有莘。云云

城中城

城成周

譏其守之微，傷其勢之微。

十年 黑背侵鄭 特書

經因與國，徇伯之兵，示私親之戒焉。

晉命只作事實，寵愛就平日說，而侵鄭亦在內，傳因後日事，料其今日

之如此，作文先驗明方斷罪，重垂戒上，不重罪衛侯。

加衍奔會，戚作貽患，事實同單。

年聘 黑背侵鄭

二君寵弟酌恩義之中以為戒焉

照此與夷仲年無異句比斷發揮勿分

六國伐鄭

欒武子曰鄭立髡頑為君我執一人無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見晉失信信讓非伯討不足以服人

齊人媵主衛媵致女二傳罪宋公賢伯姬

經紀嘉禮示謹制旌賢之意焉

公如晉

內君越禮以事伯經諱詞以貶焉

諸侯會諸侯葬是天子事晉矣故曰諱其辱而不葬有謹禮意

年十一 公至晉春出秋還借盟唐傳去國踰時之久

雙聘雙盟借二聘二盟傳然不可作題

年十二 周公奔書曰出

經惡王臣自絕傷王道之微焉

周公提過倒出字作號令不行就在逋逃上見盟鄆事在前勿用

會瑱澤華元奔傳搭作彼多大動執戎蠻傳搭作晉楚有盟

經略內外之成嚴大防也

晉楚已盟于宋西門此會魯衛如晉聽成主家氏註罪晉交夷

家氏曰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情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俘纍以通意遂交聘為成晉固苟安求佚楚寔怙其強大無息存意後三年淪盟伐鄭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非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其禍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子晉為此會也

敗狄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故敗

經譏伯國挫敵示禦夷之道也

照瑣澤成楚事斷見晉不制楚橫而爭地於羣狄猶龍曰穀梁以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其論敗狄之例理甚長胡氏何以不取

年

錡乞師

特書曰乞

經仰伯國之徵兵以兵不可私用也

當在書法上發他應違聽命於人之狀以見其自反不縮不然晉豈自知其卑伏屈損哉惟報怨貪得故義不得請於天王而必至卑伏屈損直是論其理如此故乞字為特書加遂伐秦主徵兵報怨事實

或擬會扈伐陳

陳即楚

作徵會討貳句非也傳中徵會句是泛語非以討

貳為美詞又或擬盟戚執曹作誅亂討賊句亦謬蓋負芻是執而後歸王非請於王以合諸侯而執也或出遂圍許亦非王命

升陘

戰泓

遂乞師

錡乞師

春秋重內輕外同詞以罪徵兵者焉

倒作上二比照起重內輕外

易滅譚取鄆同

遂乞師 錡乞師

內外徵兵報怨經同辭以抑之焉

竝敘內外交股作俱發乞字意同詞亦要發

加厲乞戰瑩乞討鄭鮎乞

宋救同

錡乞師

圍彭城

重王命謹王度

經紀甲兵土地之事皆斷之以王焉

主土地甲兵受之天子句

下易虎牢以魯兵非晉所得專鄭地非列國所得專對

取牟婁

遂乞師

取汶陽

錡乞師

只下二此同

經重王命同詞以罪復地同詞以罪徵兵

同上皆重王命不正疆里於王故皆書取不以王命興師故皆書乞

○如京自京伐秦

經於因事修覲者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會伐而行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事實書法重在伐秦為

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假空名以全實

禮意豈曰小補須發得痛快全就書法上發意不宜漫為斷罪語君臣

人道之大倫句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敬字最緊要蓋君臣主

敬朝覲之禮以將敬也大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欲之分故

一則口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而後曰臣必敬。云

公如京 書曰如京師

經著覲王者之慢存臣禮也。

要知舉魯以見列國至此極意要說得剴切。

自京伐秦 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

春秋酌詞以重覲典維臣禮也。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如京伐秦 侵伐比隨換

詳按諸侯覲王之慢聖人存禮之意深矣。

照傳序下如單每歲侵伐二句不是責他皆不朝。只明今日獨朝徒以道自王都之故耳。勿以不因兵修覲不因聘述職分股。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詳觀修禮用兵之迹甚慢王之罪也。

以王朝聘問屢施諸侯侵伐四出分作皆責他不朝。然非傳意矣。

凡伯聘 糾聘 宰周聘 王季聘 如京伐秦

經詳王禮之施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去伐秦照傳天王遣使 云至於此極一段。

朝王所 晉侯伐衛 方岳 喪畢 借以見古者王制如此不成題



○祭伯來抑盟洮縱次厥貉奪盟新城予

經重君臣之義無所書而不明之也。

無命者抑之奉命者縱之從僭王者奪之外僭王者予之全在書法上  
發起處以君臣人道大倫說起卽以如京伐秦點明爲此懼作春秋意

其義得行一段未要發。出踐土抑河陽縱新城予蔑如京奪又首

止縱圍許予翟泉抑蔑如京奪同。或伐衛奪逆突救予伸楚丘抑專

河陽縱請亦同

錡乞師如京伐秦

徵兵出於私 觀王出於慢 無如京即錡乞師題

如京伐秦 廬吳歸

經重朝覲封建之典兩有以存之也。

二邊聖人懼作春秋云上臣敬君子敬父下興滅國繼絕世

至伐秦

不以京師至明伐秦爲重也在聖人誅心上發

林父歸

十四年 因衛侯之如晉既強見之迨衛侯歸國復遣卻犇送之

書自晉歸者晉有奉而歸之易也主高氏許氏註亦難作題

僑如婦至

聖國失親迎之禮經譏其非正焉

論齊魯封壤爵次道途皆當迎之於其國 加僑如逆女同

五  
盟于戚

貴戚守節可以風天下之讓矣

主遇垂傳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敘明晉列負芻于會作結

執曹歸京 獨言其辭

討有罪而不專可謂伯討矣

敘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敢自治二句又是討罪中好處不可以不濫不專平看觀傳末獨云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句可見發伯討須本非伯討者形之方見空谷足音

加會伐秦盟戚同單只作事實止加一比同

執衛侯 執鄭伯 執曹歸京 中比易執嬰齊同

春秋迭紀伯討獨與夫得正者焉

上二比一濫一專形講如單

執鄭伯 執曹歸京 不以王命又不歸京稱人執得其罪又歸于京稱侯

兩紀討罪而失正得正異焉

楚子伐鄭 侵鄭及桑隧遂侵衛及首止

甫三載而即叛盟見西門之敵全不足恃

○華元奔歸 不省文

經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

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志於討罪處。元不賴寵而出奔。非是不能治官。姑從越境乃免之說。直將借援於晉。期在必討。故身止河上。宋晉之界。示以許討則入。不許則出。是以國人與晉皆許。而後入耳。不賴寵二句。是一時事。而緊關尤在不賴寵一句。上人臣之義。正該如此。故曰正。收不省文。加魚石奔同。

華元奔

賢臣以討賊去國。得臣之正矣。

只就懷討賊之心。而奔上論。

華元歸

師外臣之復。知其重於討賊也。

全要講他不輕復。

魚石奔

強臣去國。而外臣靖難之心遂矣。

宋楚平 瑣澤 元奔歸

賢臣素以勳著。國難所由靖矣。

倒單若單出上二比。二事俱不美。只就魚石口氣論可也。但彼多大勳。原是魚石之言。不當搭股。

△華元奔

鮒奔

魚麻曰元反必討甯喜曰必子鮮在

蘇轍 穀梁

大夫之去國或成其忠或成其信也

元奔歸 履奔 出入得正 進退失宜 俱就討亂言

會鍾離 特殊會

中國親僭王之夷春秋特詞以傷之也

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然玩傳中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抗句宜融發吳楚皆僭楚未嘗殊會而吳獨殊會故傳指出成襄之間中國無伯之故以見聖人感傷時事意鍾離祖向正所謂往與之會而主吳不但責其會之而已 德仲曰此只說僭王不可說到貽患且亦只往會未是往盟齊晉是大夫未是國君須辨

會鍾離 始通于祖 與吳謀于向 為吳偏陽 謀楚

中國屢親僭王之夷經皆特詞以傷之也 總敘如單

△會首止 會鍾離 加于祖于向同

兩觀殊會之文意在正分謹防也

傳中兩意在字妙各就書法上說以尊字賤字起重不敢抗不能敵上

△會鍾離 盟宋

中國與夷會盟皆時事之可傷者也

通吳之始交見之始兩傳俱有傷字東向親吳南向朝楚

會鍾離 會申 殊詞以傷之 同詞以罪之

○鍾離 黃池

春秋紀會，示抑外傷內之意，示治內禦外之道。

殊會，意在外夷狄，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抗。書及，意在尊中國，而見外夷不可與之抗，皆特筆，所以扶伯業也。

年 六 雨木水

觀內禍預徵，知天人不誣矣。

胡氏因王安石盡廢五行傳，而發議于此，只重不可誣，舍不可廢意。

沙隨 茗丘

觀君臣之見辱，天變徵矣。

厲乞師 將伐鄭也，主錡乞師傳。

戰鄆陵敗 不書師敗績。

紀兵而重分，尤示倖勝之戒焉。

重君提過，只發幸非持勝之道，未有勝負之形，正見幸處。凡勝之可持者，必先有可勝之具，故其餘烈猶能善後，其規模料理自是不在目前。曰幸則不待更生驕溢，就館穀時其可勝者安在。內憂是晉當日病根，亦傳吃緊處。

鄆陵 伐鄭至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夾谷 歸田 墮邱費

伯國幸勝而啟憂，昧於無患之戒也。

敘明本股便將范文子語提出。入孔子事說明。倒幸勝上。而以後伐鄭。驗之。須補出三卻。方見內憂。若以不競于楚為憂。非內憂也。兩邊只論道理。不在分量上較。去三至墮。邱同。

鄆陵 伐鄭<sup>六</sup> 夏伐鄭<sup>十七</sup> 冬伐鄭<sup>十七</sup>

兵勝而適以張外勢者。惟其以幸而怠也。

須就楚張形晉怠。仍歸到內亂上。或于楚張擬出滅舒庸者。不切爭衡事。又或加楚鄭侵宋。壬夫侵在厲公弑後。俱謬。現聞先生曰。時說

以鄆陵以後事。一槩作內憂。四山闕之是已。但傳中明說楚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則三伐鄭等題。原自可出。倖勝而驕。兵家所忌。外寧內

憂。是范文子推一層說的。而會有三卻之事。遂符其料。即使無三卻之事。而賴上首止之役。中國屢出而無功。豈不足為倖勝之戒乎。作文者只主楚師雖敗。三句有何相妨。但不可涉內憂耳。

伐鄭至<sup>六</sup> 夏伐鄭至<sup>十七</sup> 冬伐鄭至<sup>十七</sup>

歷觀伯討無成。知倖不足恃矣。

中點三比前後渾作。就三伐鄭上發出。倖勝不足恃。

鄆陵 侵蔡獲燮<sup>倖勝不足恃 武功不足競</sup>

鄆陵 夏伐鄭 冬伐鄭 獲燮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sup>比貞 伐傳</sup>

兩觀勝兵之啟患。早見者知之矣。

士燮外寧內憂之戒子產文德武功之語皆驗

鄆陵 伐鄭盟戲

春秋紀兵戒幸勝美善勝焉

違士燮聽卻至外寧內憂卒符軍門之戒違荀偃聽知榮外屈內順卒

成郭門之筭

伐鄭穎曲汝牛北東 伐鄭洧上首林門

比蕭魚傳

經迭紀伯兵見倖勝之應制敵之績焉

有出鄆陵蕭魚者善則稱君二句亦可搭剛之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入吳 入吳 比入吳傳

經詳紀兵示幸勝力勝之戒焉

沙隨不見 直書而不諱

不諱內辱示守身之道也

晉之辭魯不過以後期而魯後期實由內難正所當恤晉乃聽讒不見則曲在晉不在魯自反無歉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正己而無恤乎人一句作骨守身應物伸道榮義大勇浩然俱要點發加鄆陵同只作後期事實

假許 盟幽 處艾盟 取鄆 沙隨不見 孫齊

春秋迭諱國惡而猶有不諱者示守身之道也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鄆

春秋存臣禮於諱詞亦視其不得不諱者而已

反沙隨看則此皆有歉於心不得不諱重存臣子之禮上

假許 歸益

經諱內惡而揚其美臣禮然也

主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作出取鄆歸譚聞同有合四北

出者須記近改三不雨三取甚妙

○蔡季歸道朔入邪高子盟義平莒郊勢

春秋之所由所榮重道義也

出突救道鄭逃邪次鄆會黃池勢同或會首止道鄭逃邪叔聃會

號勢亦同然不如出突救會號兩比好蓋道邪義勢原就一事中見而

聖人重此而不重彼故曰正己云以示天下來世也又有擬出甯母

弗克納主桓不伸邪盾不任勢者便不佳

公至會

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伯主故危而致之寄盟唐傳

會尹伐鄭穎上

要見勝楚而驕意始師制田而陳蔡之偪惟施威于武子之遠畧繼遷

穎上而宋衛之軍遂相失於子罕之宵攻督揚之次祇動叔豹逆師之



情鄭郊之戒徒動聲伯待食之懼

曹伯自京不名自京師

經紀逆君之歸譏王朝之失刑也

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見其位已絕特王不絕之耳不名自京師雖有兩書法而只是失刑一意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於天下因晉之執乃整頓一大機括奈何縱之除却刑賞何以號令天下故曰無以為天下之共主要知曹人請于晉晉侯許之則此歸亦晉意也春秋却歸責天王只為晉會執之歸于京耳所為罪累上也

加執曹歸同單只照因晉之執

有春王正月

文不賞介推適歷定不刑意如

題主善不蒙賞二句太鑿刪之

△曹伯自京 趙鞅歸

兩譏縱罪知明刑之重也

因曹人之請因韓魏之請上云無以為天下之共主下云其能國乎要見刑典極重國與天下全仗此為維持意

○曹伯自京 會黃池

明於天下之計者宜討有罪而抑強夷矣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句上自刑賞說下自體統說君臣夷夏王道伯業

執茗丘 以下諸題俱主刺傳

即內臣見辱伯主信讒之失見矣

主晉厲公過聽作觀訴公于晉侯及晉人執季孫句可見 加鄢陵沙

隨伐鄭同

僑如奔

即讒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予范文子要本赦季孫來

盟扈

內臣之見釋由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足以動人一意范文子聲伯只點入

茗丘 僑如奔

辱賢臣見信讒者之失逐讒臣見納忠者之善

以卻雙范文子為主僑如聲伯帶之

茗丘 盟扈 如僑如奔同

即伯國操縱內臣而聽言之得失見矣

俱主晉君始聽卻雙繼從范文子

僑如奔 盟扈 主予范文子

去讒而宥良見伯國之能納言矣

傳 鄆陵 沙隨 伐鄭 茗丘 僑如奔 盟扈

伯國始信讒以辱內而猶幸伯臣之納忠也

以晉侯聽讒辭君執臣敘起倒赦季孫出僑如作歸美范文子

行父如齊宣 行父如晉成 盟扈 此傳不搭文公行父如

伯臣信內臣之賢而釋之善可知矣

主范文子行父之忠點起 此傳只言相二君至城費方說三君

△行父如齊宣 行父如齊宣 行父如晉成 行父如晉成 賀遷 報讐

相臣忠著兩朝宜其足以動人也

△行父如齊季 蔑如京孟 書救鄭和 鄆陵范

以內臣例伯臣大夫之肆讒巧矣

只就僑如語論肆讒之巧含不可聽意

盟扈士 適歷士

伯國獎忠而仔奸聽言之得失見矣

○盟扈 取鄆 加茗丘會號同

聖國之相臣使臣忠皆足以動人也

范文子稱於樂書趙文子言於子木俱是忠分忠節者非

沙隨 茗丘 不與盟 執意如 比執意如傳

伯國兩辱內之君臣則讒與貪之為害也

一因僑如之譖。一因邾莒之訴。俱辭君而執臣。晉厲卻犇。晉昭叔向。

盟扈 意如至

伯國兩釋內臣從善貪利異焉。

聲伯告范文子。釋行父。惠伯告中行穆子。釋意如。

主雞澤傳問繳俱用柯陵。

伯兵不競於夷。修盟之故可稽矣。

盟柯陵

春秋紀信而著懼外之同焉。

主雞澤傳尹單與盟只辨過重同懼楚作後將兩伐鄭驗之不必斷罪。

辛丑用郊 特曰郊

經紀聖國享帝譏其非時之甚焉。

九月夏之七月郊當以正月上辛。故曰不時之甚。僭意不必用。

冬伐鄭 汝上。此在盟柯陵之後。

與夏伐鄭同。

公至伐鄭

稽諸侯之旋師。知懼夷之同矣。

楚子申師于汝上。諸侯還。主柯陵。前二伐皆以會致。此獨以伐致。

楚滅舒庸 主鄆陵傳楚張甚無謂。

六年 公如晉 朝嗣君也陳逃傳搭作晉君方明無當

伐宋入彭城 不曰納言復入

春秋紀兵而助逆為逆者均罪焉

托於諸侯二句是足諸侯世大夫不世意還屬上段不當納邊惟其非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魚石復入為甚逆

楚鄭伐宋 取朝邾侵城郕取幽丘

楚鄭立責俱在納魚石上論

魚石入彭城 加魚石奔主石已絕提起

經於逆臣復國而甚其惡焉

石復入 盈復入

經兩紀逆臣復國而皆甚其罪焉

楚納叛晉致亂各點入

圍陳納頓 伐宋入彭城

主傳諸侯納之 云一段中國不能納頓楚不當納石分作

士匄聘 至笙奔傳搭作逐夷羊五

公朝始致而聘使繼來悼之下諸侯肅矣出許氏註

杞伯朝 主陳逃傳晉君方明公語晉君于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楚鄭侵宋 主次鄭傳救彭城也宋華元如晉告急

麟旨定

春秋紀兵而助逆從夷均罪焉

盟虛杅

以襄公在喪不會點起主救宋作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馮士驊仲先參

張我城德仲軫

襄公

元年

圍宋彭城

繫之宋

經於伯主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受串看不登叛者不成其為叛也若彭城不係之宋則成其叛矣就聖人書法上說不可認作罪楚追字有味

加伐宋入彭城以上比辨非宋地如單

麟旨定

襄公

△取汶陽

吳滅巢

正疆域 固封守

下易城虎牢同

經致意於疆域封守示王度不可紊也

正疆域固封守即指本傳似難擬題以題面頗有闕切存之

△圍彭城 城虎牢

經於分地有追書以示度有特削以示守

以聖人大意立論不須斷罪係宋者明為宋之當有謹王度之意不係鄭者責鄭之不能有待衰世之意

○圍宋彭城 戍鄭虎牢

追書 還繫

經不與夫崇亂逼貳者兩係地於國焉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矣晉已遣魏絳而戍之矣上王度心王制

圍彭城

弓會陳

存邑以謹王度 存國以合天德

上楚不得取石不得受下國不可滅世不可絕楚已封魚石而戍之楚滅陳使穿封戍為公

△圍彭城

吳伐鮮虞

謹分地 怨正兵

皆不登叛人

伐鄭次鄭

帥楚救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無可貸矣

猶龍曰傳首楚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不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相應二義字總屬君臣裁之大義而當即棄

夏○從○夷○有○時○不○貶○如○辰○陵○之○盟○是○也○削○救○是○削○楚○以○罪○鄭○非○削○楚○以○形○  
晉○也○作○文○以○晉○放○義○做○起○就○義○字○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收○不○書○故○書○  
法○次○鄭○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只○作○事○實○  
現○聞○先○生○曰○魚○石○事○俱○在○圍○彭○城○項○下○與○伐○鄭○事○迹○絕○不○相○蒙○玩○左○傳○  
自○見○胡○氏○承○上○傳○來○偶○然○以○此○帶○起○耳○舊○說○以○君○臣○夷○夏○作○對○近○多○主○  
一○意○者○猶○補○出○鄭○人○黨○楚○以○助○魚○石○皆○蛇○足○也○作○文○于○敘○事○處○將○魚○石○  
事○畧○點○一○二○句○而○以○伐○鄭○聯○絡○上○去○見○晉○人○此○番○舉○動○無○一○處○不○合○于○  
義○者○贊○歎○數○語○便○引○到○削○救○上○重○發○鄭○人○棄○中○國○從○蠻○夷○之○罪○如○此○不○  
獨○傳○意○清○楚○亦○使○作○法○淨○

加壬夫侵宋同單只照削救○只韓厥伐鄭單主予晉亦可

圍彭城

貼晉

伐鄭次鄭

壬夫侵宋

貼楚

加鄆陵伐宋入彭城同

觀伯兵放義見昧義者無足恤矣

同單上二比抑揚申講墜伐鄭上則削救以罪鄭方見聯絡

圍彭城

伐鄭次鄭

經謹君臣之分兩予伯主放義焉

只主上半傳正叛君之誅而復聲附夷之罪散碎講去見他從容次序  
有紀有律夷夏君臣一時皆正所為放于義也傳首只云楚人釋君而  
臣是助不會說鄭何必添紐



加伐宋入彭城只照起楚鄭黨惡亦單主予晉

鄆陵 伐鄭 伐鄭 伐鄭 伐鄭次鄆 去同 壬夫侵宋

經原二國從夷之非特削外救以著罪焉

只主削救邊伐鄭次鄆比只見鄭之見討就轉到楚救上 只鄆陵伐

宋入彭城壬夫侵三比同然入彭城比微混釋君助臣意不若以三伐

鄭易之。此傳題無圍彭城則單罪鄭無壬夫侵則單予晉

麟旨有鄆陵伐鄭伐鄭伐宋入彭城題不通剛

△壬夫侵宋 貞救鄭 不以大義裁之 可謂以義服之乎 加伐鄭次鄆成虎牢同

筆削外救見從夷逼貳之罪焉

壬夫侵宋 侵呂曹取大丘

經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貳國之昧義也

子辛是救鄭因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

邾朝衛晉聘 時簡王崩

經於列國交鄰深罪其廢王禮焉

禮字為王朝聘分

二 年 鄭師伐宋

貳國困於夷令宜善為從伯計矣

楚令也主貞伐傳困強楚之令 云 下三國侵鄭而諸大夫欲從晉正

是欲息肩於晉也信任仁賢等語可入講

晉宋衛甯殖侵鄭

權師將之稱兼重之義見矣

主大棘傳晉宋稱師師衆將卑也衛書甯殖將尊師少也鄭困楚令被  
晉討而不能去就此意提過 鄭成卒晉伐喪可作結

秋會戚

謀鄭故也

舊主無婁傳大夫專會既無明文有搭八卿和睦者亦不切不成題

○冬會戚城虎牢

不繫于鄭

厲公納惠王王與之虎牢以東

經以失險罪貳國示守國之道也

守土繼世最重春秋責鄭意全在此有是險而不能守責鄭不能有二  
有字可味須本從楚說來時鄭僖方立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不可故孟  
獻子請之知武子善之遂城以偪鄭也待衰世意要發 朱南圖曰不  
能守不止弛備背華即夷是其失守之大處

加貞伐鄭十二國伐鄭主將至於遷潰滅二句

滅下陽 城虎牢

春秋兩惡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照虞之下陽句出比論勿大分乃妙將聖人待衰世意作主

取牟婁 取郟防 滅下陽 城虎牢

經惡啟疆而尤罪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照傳以固字亦字口氣斜串成文

只取卒婁城虎牢畧分亦可詩著疆里之辨易垂設險之文

浚洙

城虎牢

幾失險 保民之道 責失險 保國之道

△城虎牢

得玉弓

虞之下陽云 兌之戈云

經重世守於分地分器致微焉

三

嬰齊伐吳

取駕在伐吳時勿以獲鄧廖對

主長岸傳楚棄巫臣是以弱于吳然左傳無子靈事寔難作題

盟長檮

伯臣辭大禮於望國可語知禮矣

知武子辭公稽首主納幣傳志敬節具作

盟雞澤

書同

紀列國瀆分之信而著其懼外之同焉

傳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為此不為彼也絕無斷罪語  
作文只就當時時勢辨出懼楚之同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  
在繁陽是後事傳只引一時之事以驗其有戒心非為因此而戒也

加袁僑如會只作懼楚之驗如單

加盟幽

同

盟亳北

反

只于起處一辨倒單

大盟幽 盟亳北 志人心之協 同欲 志人心之疑 反覆 截去本比題意便不全

盟洮 翟泉 女栗 柯陵 雞澤 平丘

迭紀王臣與盟異詞以著懼外之同焉

以下三比為主上三比只如傳辨過在前

盟洮 謀王 室 盟翟泉 謀伐 鄭 盟女栗 頃王 立

歷觀王臣無書同之文可得懼外之說矣

以本股問起全發三盟不書同以為書同之辨不重斷罪

柯陵 雞澤 平丘

迭紀懼外之信而皆著其同欲焉

總敘畧點三段混發各驗比雖未出須入一點瀆分只繳一句

伐鄭 柯陵 公至 伐鄭至 雞澤 袁僑如 平丘 盧吳歸

諸侯有戒心而修盟經所以志其同也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袁僑如 盧吳歸

歷觀夷勢之橫而諸侯之同懼足徵矣

夏伐鄭公至會 子重 冬伐鄭公至伐 子申

伯兵兩不競於夷修盟之故可稽也

起繳用柯陵須知柯陵之懼非為一不競而懼乃即二不競而斷柯陵

之為同懼觀傳會于柯陵之歲句可見不競根幸勝來

加柯陵倒同盟作如單

伐鄭至 伐鄭至 廬吳歸

兩稽內弱外張之實知諸侯同懼之由矣

上驗柯陵下驗平丘繳云雞澤亦此例

出盟柯陵盟平丘同意

袁僑如會 廬吳歸 即雞澤平丘臆母

觀中國之恐懼知其所以修盟矣

突救衛 王臣 盟葵丘 齊桓不敢○下比易晉侯伐衛執曹歸京於王

王臣明義諸侯奉法二段即下文斷罪之案豈可疑題

袁僑會及盟

經紀大夫之盟見權之猶統於公焉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自此始懼楚是事實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主

溴梁傳不是予亦不是幸

只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營伐許

陳偶服而即問罪于許宜并陳不能保也出張氏註難作題

羣 盟幽 壬申王所 取鄭 孫齊 只取鄭 午伐鄭同 執宋仲幾亦同

春秋有諱有不諱參文質之中也

鹿十  
文質皆從諱名上發蓋古不諱名質也帝道也周以謚易名文也王道也夫子兼帝王而參文質放其諱之文以諱國惡而從其不諱之質以紀君名文質有本末故畧放其文盡從其質放文以全忠存從質以存實錄要會法萬世意

盟幽 同 隕石 戊申 執小邾子 宋 從質邊

盟蔑 滅偃陽 隆君號以從文錄君名以從質

五國伐鄭 陽生入 宋共厚葬父文公陳乞從景立祭

傳中諱禮獻佞二句原自忌諱上說况以為存以為忠是自以為忠存也如伐鄭比直是不存耳何嘗自以為存哉擬出無當且題面不佳應

刪

出射姑朝 不 鄭逃 不 同 下易仲孫來又戰邲 潘黨請築京觀不通

石門 邾鄭伐宋 盟幽 取鄆 因常變以立法參文質以示義 比伐宋傳

豹如晉

內臣能辨樂之等可謂深於禮矣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穆叔不拜肆夏文王歌鹿鳴之三三拜 愚意兼

禮樂發為是

公如晉春至 襄公時七歲

主在楚傳冬如晉春至而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以內外無危也獻于相

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從屬鄆之願

陳人圍頓

頓楚與也圍頓以怒楚與侵蔡獲變相類不可作題

年五

鄭發聘

通嗣君也魯與鄭自輸平語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出李氏註

豹鄆如晉

鄆不能守國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私屬鄆以為附庸皆非正也出劉氏註凡無傳而從大全者斷宜刪

善道

即伯國布命於遠人知遠人之慕義矣

此會戚事實作文以會戚稱人問起中只據壽越聽好魯衛告期隱隱寫出不為主光景末把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云煞一句猶龍曰據

下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書法則此會分明失體質疑

欲主此亦有見

△會吳于戚進而稱人

經進遠人之從伯其情見矣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為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無兩層主是賓主之主聖人之情見矣句極重聖人之情只是尊中國欲使夷狄時時效順與

荆聘傳與人爲善之情不同。

加善道同單，只作事實。

會戚

會祖

或鍾離

會戚同

下易會向同

觀春秋進退遠人，無非爲中國計也。

只就往會來會上見其主與不主往與之會，而主吳謂其坐致諸侯，非主會之主也。傳兩則字有味，是聖情關切處。戚是悼公制楚服陳，祖是悼公通吳制楚。

戰郎

戰宋

會戚

會祖

比戰宋傳

經紀兵好，因其往來而異意焉。

來戰罪在彼，往戰罪在內，來會進稱人，往會貶稱國。

會戚

人

會祖

號

柏舉

人

入郢

號

經於遠人，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焉。

各體貼兩則字，各就聖人意上發，上壽夢，下闔閭。

冬戍陳

伯國勤防患之役，而與國不可背矣。

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貞伐陳救陳

伯主之勤與國於恤患見之矣。



戍陳 貞伐陳 救陳

未伐則憂其疾討而戍之既伐則會于城棣以救之借陳逃傳晉勤義作然勿明指出蓋見于陳逃傳者只是上二年諸侯戍陳一句以下俱指會鄆時事但借此發意而實不可混起繳要見陳不可背

年六 莒人滅鄆

小國陰謀以取國經誅其意焉

全在解書法作文莒女為鄆夫人無男有女還于莒有外孫鄆子立甥為後

加梁亡依傳倒作文中入辨

年七 城費 據事直書

觀世臣越禮之役可為後戒矣

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實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吼歎語發之傳意方滴水不漏專重越禮與側重世官皆邊見也羣小媚之等句要就中洗發見世卿權重便有一種小人先事逢迎羽翼為非况其子孫未必盡賢能不為彼聳動頓忘先世之忠貞而強私以弱公哉

加作三軍舍中軍只作強私弱公事實 加隨費如傳驗作大意同單傳中禮字只家不藏甲之禮

行父如晉 行父如齊 行父如晉 城費 墮費去同

內臣忘先德而固私邑經譏其越禮焉

同單墮費只驗其越禮 加作三軍舍中軍同 或只出盟扈城費題 意欠完

行父如晉文 行父如齊宣 行父如晉成 未易若丘同

歷相而無私先大夫之賢也

三比只是相君事迹作文輕敘過總發其忠於公室而不顧私邑隱隱 見世臣不必皆文子意 出會陽穀文十 行父如齊宣 盟扈成 同

◎宣元如齊傳先有相三君句但不了語又無勤儉事實故載此刺偃

傳有相二君指宣成不出相文事須辨

行父如晉 行父如齊 行父如晉 墮費 只若丘 墮費同

事君以忠大夫之賢為國以禮聖人之化兩邊各挽歸城費 此種題

極無謂刪

季子歸 三卿伐莒 易作三軍同

概論用人當惟其賢不當惟其世也

主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 上比易葵丘管仲 伐非鄙展禽 便泛

季子歸 春王正月僖 宿如晉 城費同上 正月比易高子盟慶父奔同

盟首止 盟葵丘 會訖 會平丘管仲子產

此辛卯南園題也。不知何所本。竟使闈中艱于射覆。遂致訛者亦收。

△荅丘 城費 邢丘 澳梁盟

去荅丘 澳梁同

比邢丘傳

紀越禮委權之事。可為用人行政者戒矣。

上有漸字。萌字。下有微字。兆字。宿無先大夫之忠。平無先君之明。

城費

城杞

宿忘先德。平廢先德。

城費

作三軍

越禮不度可知矣。民不屬公可知矣。

內臣之固邑專兵。皆足以垂後戒焉。

士鞅聘

驗專兵

墮費

驗越禮

卽上題脫母

城費

叔弓圍費

經紀兵役。見強臣之不忠。不怨焉。

盟扈

城費

執曹歸

會奔

宿悖行父。會繼子臧。

盟扈

城費

會號

取駟同

執舍

行父效忠。宿悖之。叔豹立節。舍繩之。

二題比謬。臣剛

經重先烈。罪隳之者。予繼之者。

會鄗

伯主勤恤。患之好。則知其不可背矣。

主陳逃。傳諸侯。又救之。句。重陳不可背意。

加貞圍陳同。

髡頑如會

變文而書如會

貳國志於從伯。經致其志以嘉之也。

應自定

只主未見諸侯三句禮義二字要發志字敢重 加會鄆入敘事中

頑如會 陳逃

春秋扶中國而予奪夫從違者焉

主卒鄭伯逃歸陳侯一段 加會鄆只入敘事作案

陳逃

與國棄伯以從夷經卑詞以罪之也

禮義字要醒中國者禮義所出輕棄中國便是棄禮義輕字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為陳畫策謂從晉可庇國耳勿以德與勢分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戍陳 圍陳 會鄆 陳逃 如單作

經原伯之不可背深誅背者之自棄焉

戍陳 圍陳 會鄆 陳逃

經原伯國之勤而深罪與國自棄焉

或出伐陳救陳圍陳會鄆俱主恤患之勤尤無謂

此題舊多搭戍陳伐陳救觀傳中今令尹來伐今字明指鄆之救也必

搭圍陳會鄆方是會鄆即所以救陳也

戍陳 圍陳 會鄆 加救陳同只照又字

觀伯兵勤於與國知背伯之非矣

傳引戍救不重責陳背德蓋言晉如此致勤而陳可恃以無恐玩亦既

麟行定

襄公

十五

勤矣下卽承以爲陳侯計者云可見云

公如晉八會戚 雞澤 陳逃 倒本比作

原伯國之足庇而背伯者之計左矣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歷觀伯勢見違伯者之失策矣

主晉君方明三句殊未切當但可借題發意略敘總斷

出杞伯朝成問晉故驟八朝于晉 韓厥伐鄭八卿 會戚襄五吳亦來會同

杞伯朝 十二國伐鄭

觀伯國之君臣知其足以恃矣

下秦乞師伐晉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卿讓善云三比已不

切當又摘出二比益不成題矣

陳逃 獲燮大伸傲備云信任仁賢云

背伯虐鄰爲二國計者皆過也

八公如晉

如晉朝聽朝聘之數主邢丘傳魯公在晉句虛發宿不宜會東歸失正

侵蔡獲燮特書侵蔡以罪之

經紀貳國之武功非善保國者也

主貞伐鄭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故書侵

會邢丘 稱人

經紀伯好以其為委權之始也。

改命朝聘之數是也。而使大夫聽命則非。一傳機括全以愛字翻撥要發得愛中之毒。出利器字緊要。正魚不可脫於淵意。謹始始字對後此。溴梁之會言魯失正。謂失君臣之正。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加溴梁一直做下。如單傳中夫豈朝夕之故哉。正與下傳積于至微同意。正是謹始處。或脫出公如晉。溴梁未安。全傳重後弊挑出始字。豈可以驗始驗終平對。

遂如晉 傳二 公如晉 文三 公如晉 去同 邢丘 溴梁

伯主修先業而貽委權之後禍。經所謹也。

同單以溴梁作流弊。舊出踐土伐衛 文 邢丘溴梁同。

△遂如晉 傳二 公如晉 文三 公如晉 本年

遵前令以定邦交。政則有節矣。

文襄之令。諸侯二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上二役皆有為。未必恰當。二年五年之期。文中仍寬說。指月去未比。

踐土 晉侯伐衛

伯主欲修兩君之業。知政不可委矣。

同上○業雖泛說亦要見文襄時竝無使大夫聽命之事。加邢丘倒本股作。

出遂如晉公如晉同。或遂圍許三國伐許。或會溫垂隴亦同。題股俱牽強。但以意頗正大。姑存之。只宜定于一。豈宜更出搭比。

公如晉 邢丘

伯好委權之失。即墾國之失。正可見矣。

主單作。公如晉。原聽朝聘之數。因悼使大夫聽命。故宿代之。

○會邢丘 作三軍

文公襄公 周公僖公

加溴梁鞅聘同。但不可出脫冊。

惟政與兵。其權皆君所當操也。

政權不可委人。兵權不可去公室。須說得利害分明。

邢丘 盟宋

加溴梁會申同。

春秋謹始之意。為大權大防計也。

溴梁

荀偃 會申 楚虔 專盟

主會 即上題脫劫

邢丘

城杞

修先業而委政 棄先業而崇私

貞伐鄭

平而不書

畧貳國之平外。咎失謀也。

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旬斷之。屈服不信。只挑剔不書平之意。總是侵蔡不是。其能國乎。正與保其國相應。要重發待盟不

信。卽。是。不。能。保。國。此。事。實。非。斷。罪。語。失。於。事。太。乃。失。於。事。晉。蓋。不。啟。楚。覺。而。後。可。堅。事。晉。非。欲。其。歡。於。楚。也。知。信。一。字。要。說。得。有。縮。結。惟。知。乃。可。以。全。其。信。也。故。通。傳。只。是。責。他。侵。蔡。此。傳。有。侵。蔡。無。蕭。魚。加。侵。蔡。獲。變。同。單。

侵蔡獲變 貞伐鄭 戰艾陵 入吳

事大以智一國之得失分矣。

主句踐事吳句上國人皆喜子產獨不順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國人皆喜子胥獨懼可組織文中但須勿逆題情

侵蔡獲變 貞伐鄭 伐鄭盟戲 楚子伐鄭中分

春秋詳紀兵信深咎貳國之失謀也。

同單末二比只作待盟境上之實晉來則盟戲楚來則盟中分

侵蔡獲變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九 再加楚伐晉伐同

一舉而召內外之兵貳國之失謀也。

同上。侵蔡則楚師必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楚則不得不從楚。從楚則晉師必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晉又不得不從晉。今日從楚明日從晉乃子駟待強請盟之策。正所謂不信而不能國也。而其失謀國之道總由侵蔡之役。玩傳自明。書侵削平兩書法聯綴。

加鄭師伐宋林 晉宋衛侵鄭諸大夫欲從晉 主困楚令而欲息肩刪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九年 楚子伐鄭九年 十二國伐鄭十年

貳國被兵不息皆失謀致之也

主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句總敘過原到侵蔡失謀重發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九年 仍主晉楚爭鄭云大意同上

貳國召內外之爭由失謀也

貞伐鄭根侵 貞救鄭根成

紀外夷攻恤之兵而原罪不智不義者焉

侵蔡獲燮 貞伐鄭 夾谷 歸田

主不修文德而有武功比出然夾谷傳無文德字宜刪

伐宋 伐楚 戰韓 侵蔡獲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比伐宋

上節兵抑內外之橫下輕兵啟內外之患

侵蔡獲燮 貞伐鄭鄭簡聽 盟戲 會蕭魚晉悼聽 比盟戲傳子國

貳國失謀而貽患可譏伯主用謀而成功可示

下只伐鄭盟戲同 下二股如連伐鄭出則當在九年伐鄭截斷

侵蔡獲燮無故怒楚 舍之侵宋有意致晉 比子耳子國 比子展 比比毫北傳脫

貳國兩用兵挑禍失謀之甚者也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會號 會平丘

棄子產被內外之兵用子產免內外之患殊覺牽強刪之

△侵蔡獲變 貞伐鄭 吳滅巢 入郢 比滅巢傳

失謀與失守皆危國之自也

子產憂禍之莫大沈尹戌料郢之必亡兩傳皆引孟子語

齊人救邢 入吳

齊恤小伯天下 麟旨載此向何處覓此最不通 越事吳係其國 題可恨

◎辨三駕混題

此傳有侵蔡獲無蕭魚搭蕭魚則主比矣○盟戲傳

無侵蔡獲亦無執霄會申只多貞救鄭乃楚輒救之各傳無此股兼有

貞伐鄭○貞救傳只有伐鄭盟戲及一駕伐鄭無蕭魚等比○毫北傳

獨有舍之侵宋○蕭魚有執霄會申及楚子伐鄭無貞伐鄭

十句聘

經紀內臣修好而知禮足嘉矣

主納幣傳知禮衡雍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九年 伐鄭盟戲

伯國得善勝之謀經所美也

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此以一軍當楚出三次而

我出只一次故可不戰敵楚與諸侯之銳句不聞惟有外兵相合此我

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以單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

不戰則自今日始只重善於敵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下書蕭魚非書法

只舉成功以見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失謀然只

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

加貞伐鄭如單，再加伐鄭蕭魚，只照下書句，但于成功多發幾語，舊主

不戰不信分者非。

冬十二國伐鄭

貳國以不信被兵，失策甚矣。

只主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遂字于是字面俱可玩。

晉人修器備，盛餼糧等事，可挑講。

盟戲

與全題同，只重敵楚上，不必入鄭事。加會蕭魚大意亦同。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楚子伐鄭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不

伐鄭盟戲 伐鄭一駕 伐鄭二駕 伐鄭蕭魚三駕

伯主用善陣之法以敵外，經所深美也。

重盟戲定謀作三伐鄭，實行不戰之謀，蕭魚只照下書句。

加貞伐鄭以鄭失信致兵，輕提起。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同上，但少下書蕭魚句，下只二伐亦同。

◎或去首比，或加執良霄，或加會申，或加城濮，皆屬蕭魚傳。

貞伐鄭去同 伐鄭盟戲 楚子伐鄭 伐鄭 戍鄭貞救鄭 伐鄭

楚鄭伐宋 伐鄭蕭魚 主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句

伯主用謀制外其績著矣

貞伐鄭 伐鄭盟戲

鄭簡違子產而聽子駟何以禁鄭門之兵  
晉悼却荀偃而用智罃卒用底蕭魚之績

貳國違善謀以從外可譏伯國從善謀以敝外可予

傳有兩段不必倒本股鄭晉對作甚整上邊貞伐作鄭及楚平

盟戲 貞救鄭

經紀兵信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伐鄭而即許之平楚救而不與之戰皆敝楚之謀也

伐鄭 貞救鄭

駕一 公至

伐鄭

再 公至 楚鄭伐宋

不待楚至與戰  
去此比同

伯主兩不交兵於外行善謀也

二至正見不與之戰子囊方受鄭驕之成而陽陵之衆已侵北鄙而歸

矣子囊方乞秦詹之旅而向瑣之師已撤南門而還矣

○楚子伐鄭

九 貞救鄭

上加伐鄭盟戲下加伐鄭成虎宰同

伯國兩行不戰之謀所以善於敝外也

同上○楚伐而我已歸矣楚救而我又歸矣

或出一駕伐鄭貞救或貞救公至大意俱同

又盟戲楚子伐鄭

鄭亳非

即 盟 立同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大意如單成功亦須發但不可截然二段

鹿

△盟戲 蕭魚

猶龍曰鄒主謀以敵外誠以服貳與伐鄭蕭魚獨股何別且傳明曰下書蕭魚以美之不若同上從傳為確

伐鄭盟戲 盟亭北伐宋 智營 子展 有加伐鄭蕭魚者易濶去之

用善謀以敵外用邪謀以致伯其得失異也

侵蔡獲燮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忽子產武功之戒 用智營善陣之法

失謀而貽患可譏用謀而成功可美 比蕭魚傳

此題與上貞伐鄭盟戲相似但上題之失謀失信也主傳此題之失謀不智也主令

盟戲 蕭魚 會夷儀 盟重丘 比夷儀傳

經紀駕外釋罪之事攷屬詞而美惡見矣

下書蕭魚之會如下文所貶兩邊皆請成而許之

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智營 向成 比盟宋傳

駕外交外之得失其功與禍可觀也

盟戲 會夾谷 以謀制外 以禮化強 加蕭魚歸國司

楚子伐鄭 子駟及楚平盟于中

外兵加貳見伯主不戰之謀焉

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不戰之謀晉侯謀于魏絳以息民在此役

齊

襄公

志

鹿

還師時

年十  
會祖

主會戚傳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晉悼方盛時講詞須有斟酌蓋悼欲資吳以速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滅晉

伯臣以師成功可以知將權矣

主戰邲傳傷陽楚與國通吳要地末須將林父一形

貞輒伐宋

借戊虎牢傳鄭人從楚因云不義然傳所云從楚原指城虎牢以前事難以作題○師于訾婁門于桐門

十二國伐鄭 一駕牛首

伯主加兵於貳所以致外而敵之也

主盟戲傳齊光先勝只點起 有搭貞輒伐宋作附夷為外者前撰

○伐北鄙 魯大 魯司 會夾谷 魯司

下易蒙臯或會則會鄭真子貢

聖賢從容以御敵其折衝素也

談笑御敵非可卒辦要玩本強則精神折衝句就事發意見得卿職如此不重事迹須先把敵勢張皇方見勝千里之難

上加侵蔡獲變貞伐鄭輒伐宋作列卿失職取禍

伐北鄙 展禽 子產 夏伐陳 下易會號即長外等

修詞執禮以御敵皆所予也 同上

麟

襄公

五

現聞先生云傳意就當國秉政者言雖皆有談笑卻敵之功而非執政之臣不宜混搭可搭者惟孔子與子產耳

會號 夾谷

兩觀卻敵勝之於其本也同上

子產執政孔子攝相俱發本強意

晉秦圍鄭 取鄭此題不通鄭初未用燭武豹第以死衛鄭無卻敵事

晉秦圍鄭 夏伐陳 取鄭 俱是卿大夫

亦主卻兵勝難此題搭股都屬影響近出圍鄭哀婁夾谷橐臯四比者更可怪

○成虎牢貞救鄭 既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逼貳以致外救不義甚矣

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但至此因復繫鄭而始發耳作文就

駐師扼險以逼意喫緊發揮而後墜入猶前志意方有味前云非能斷

楚之路為鄭蔽後云不能保鄭正相應志字極重見他始終止有逼人

一念全無保恤他意思故曰不以義服鄭係鄭書救兩書法遞倒 現

聞先生曰鄭國分地云 只當發于書法內文中不必入講蓋聖人惡

諸侯之逼鄭故以此意折之耳春秋中嘗有責之之意在此而所以責

之意在彼者此類是也○此傳無蕭魚

戊虎牢

諸侯據險以逼貳經追書以罪之也

貞救鄭

經錄外夷恤貳所以形逼貳者之罪也

以救形戊痛發會荆楚之不若意只罪晉非予楚亦非遺義

△城虎牢 戊虎牢

筆削鄭地棄險扼險之罪均見矣

主傳首一段以虎牢總敘起雖分作須抑揚重本股加貞救只於書

法後輕帶

城虎牢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九 戊虎牢 貞救鄭 同上

貞伐會伐只作待盟事實與貞救鄭相對 下加楚伐鄭 十二國伐

鄭同

楚鄭伐宋 鄭師伐宋 從楚 不義 城虎牢 備 會伐鄭 一 貞虎牢 貞救 猶前 志

諸侯扼險以逼從夷之國非服人之義也

主鄭人從楚一段照傳一串竹不可以城成分股收城不繫鄭而戌繫

鄭書救帶收 去貞救鄭同

十二國伐鄭 戊虎牢 主伐而復戌串作大意同單

諸侯討貳而復戌險經責其非義焉



至伐鄭

主盟戲傳楚輒救之而不與戰。加貞救意更完。再加伐鄭牛首亦同。

十一年 作三軍書作

紀大夫變兵制示失權之戒也。

三軍魯之舊也。至是以謂之作。是訓箇作字。其明年至可知矣。是兵權

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遺禍也。兵權不可去。二句極重。乃聖人書其作

舍之正意。曰益張曰盡征。見季氏之罪尤甚。曰文宣以來。見失政非一

日。勿專咎襄公。魯本有三軍向屬公。今始屬私。故曰作季氏分國民

為三。三家各有其一。又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故曰盡

征。子孟孫取其子弟之半。以三分歸公。叔孫悉取其子弟。以父兄二分歸

公。

友敗莒 茲侵陳 救救徐 作三軍 救台入 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經所謹也。

同單 加垂隴款 無婁茂 照文宣以來句 再加戰鞏政在私門 城費襄幼弱季

益 亦同

○友敗莒 茲侵陳 救救徐

觀內卿更將。見兵權猶屬於公矣。

以僖公說起。將二段緊遞。總斷權在公室。繳作三軍。

或加宿入鄆豹救晉錫侵齊及上三比者謬

垂隴文無婁宣戰鞍在城費李作三軍入鄆鞅聘

經於內臣專兵原其漸而致戒焉

主艾宣以來云可知矣去戰鞍城費同

作三軍救台入鄆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春秋所以謹之也

如單下二股於中辨驗不可分兩脚于後

救台入鄆鞅聘

兵權之屬於私兩即事而可驗焉

俱根季氏盡征來總起總斷事實畧分點

作三軍救台入鄆鞅聘舍中軍去孫齊去春王去入鄆鞅聘

經謹大夫之變兵制鑒失權之禍也

以書其作舍叫起總證不可強為分頂

茲侵陳救救徐入鄆鞅聘

觀兵制之始終而失權之戒昭矣

三軍未作之前屬公三軍既作之後屬私未甚貼切

入鄆鞅聘孫齊春王

經驗民不屬公而因徵公室之禍以示戒焉

民屬于臣則君必受制于臣。只重兵權在公室。勿分頂作舍。

△作三軍

史克

用田賦

有若

上易舍中軍未當舍傳重斷罪此重謹

之對

權

兵制變而示謹權之意。田制變而示重本之意。

舍之侵宋

舍之即子展

貳國行致伯之謀不信所自來矣。

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鄭伐宋。然從子展之謀實始於此。此乃後日既同又叛張本。從晉自是大義。何必惡宋以致晉。故曰失謀。

十二國伐鄭

二駕北林

此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同。如出。主三駕作。

舍之侵宋 十二國伐鄭

兩觀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鄭欲致晉而與之。晉欲致楚而敵之。子展知螿。

連題相比有何意味

更有十二國伐鄭至伐鄭主伐而即至見不戰之謀者。搜括至此甚屬

可已。

盟亳北公至伐宋

加伐鄭蕭魚是欲致晉師而後與之。大意同。

觀貳國渝信見盟不足恃矣。

此傳就鄭之既同又叛而見盟不足恃。隱隱起下蕭魚不盟所以為美。意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蓋亳北之載書可謂極重之誓。

而鄭人直借以行致晉之策。尚有何載書可恃乎。此題單責鄭失謀。固不可單責鄭失信。亦不可即單主盟不足恃。而不渾融致晉之策。在內亦屬冷淡。

盟亳北 書同

紀伯信之同。將以顯貳國之異也。

只做鄭服而同盟一句。含不可叛意。失民陪國隊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惡其反覆。而書同無斷罪語。

△楚鄭伐宋

即貳國復渝盟。盟不足恃見矣。

要玩尋復字。不用書同書法。

舍之侵宋。伐鄭。亳北。伐宋。伐鄭蕭魚。此北只作致晉與之。去同。

貳國故為失信之謀。以從伯見。盟不足恃矣。

子展之謀。直算到蕭魚時。方固與晉。所謂欲致晉師。正指二駕伐鄭之師。則盟正借以行詐也。通敘過重。盟不足恃發。

盟亳北。伐宋。伐鄭蕭魚。會申。只亳北。蕭魚同。

稽貳國之叛服。盟與誠之效觀矣。

只就盟不足恃。誠能感人立論。而鄭罪晉善自寓。不必著衰貶。

楚鄭伐宋。會申。即上題脫却。

觀貳國叛服之久速知盟與誠之異矣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微功啟覺 棄信致兵 比伐鄭傳

○伐鄭蕭魚

觀伯事克成知服叛制敵有道也

駕外就服貳上見鄭服而楚不能爭屈可知矣盟戲傳亦止云楚師遂  
屈不可用服字究竟楚爭鄭之心未已只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  
之無可奈何耳二意總在會蕭魚內總敘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  
責鄭正起下悼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故知悼之  
為誠惟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知誠之感人為至服鄭駕楚傳雖無序

績語而一曰至哉再曰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可謂極其贊歎作文須  
于閒閒鋪敘中寫出為妙二邊無書法不可杜撰出來 朱南圖曰駕

楚原即在服鄭上見故上下輕重不倫以信待人只因後日不復背見  
其推誠之效只須輕輕抽出言之而晉之所以能服鄭而楚不敢爭者  
則悼公聽諫之效也○傳以城濮結歸重在序績上○此傳有執霄會  
申無貞伐比

十二國伐鄭 三駕東門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制勝得也

此與前二駕不同彼尚用謀此已成功矣魏絳息民就施舍輸積等上

與武子分銳逆來，是二策不得概指不戰。

○蕭魚

即伯主服貳之好，見推誠之效矣。

將鄭不可信，重跌下方有方。至哉誠之能感人，要咏歎得出。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會申

伯主謀與誠合，所以服內而駕外也。

猶龍曰：中國所以不靖者，以鄭多反覆也。鄭所以不信者，以楚敢爭衡也。悼則彼以疑我，我以信彼；以力，我以謀。當鄭之未貼而楚爭，則謀于絳、滎及楚之道，敝而鄭服，則為之推誠。由是楚疲于駕，而鄭久于從矣。

加執良霄只納入三伐鄭內。◎大率此處題有執良霄，則以三伐鄭為不戰，而以執良霄為成功。無執良霄，則即以盟戲為不戰，而以三伐為成功。

伐鄭蕭魚 執良霄 會申

伯主得駕服之道，其成功可稽焉。

執良霄會申，不是驗，乃駕外服內實事。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同單 加會申同

伯主謀以敝外，而誠以服貳，經所予也。

十二國伐鄭<sup>九</sup> 伐鄭 伐鄭 伐鄭<sup>帶</sup>

伯主得息民休兵之策其制勝必矣

出伐鄭盟戲帶 楚子伐鄭絳 或楚子伐帶 貞救絳 楚子伐鄭絳 三伐

鄭帶 俱同然俱不如前題

盟戲 貞救鄭 貞侵宋 取郟或單出貞救鄭 貞侵宋

上二比是不戰下二比主大全許氏云晉謀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

魯取郟而不討侵宋取郟俱蕭魚後事安可以之作題急刪之

戍陳絳 戍鄭貞救鄭帶 或戍陳 戍鄭虎牢同

戍陳之後魏絳陳和戎之策修民事田以時戍鄭楚救不與戰

執良霄 會申

稽外屈內從之實知伯主駕服之善矣

雖是楚屈鄭服要講所以屈服處

貞侵宋 午伐鄭報晉取鄭作楚屈

蕭魚 會申子孔欲叛晉謀卒不行見鄭服 同上

伯好有以堅內之從誠之感人深矣

午伐鄭純門 四國伐鄭棘澤 三國伐鄭汜上

主傳二十四年不肯晉見推誠之效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執良霄

伯主兩用善謀以制外經之所嘉也

知武子之謀。在盟戲時。而盟戲歸。即謀於魏絳。搭盟戲。即兼二子。○加

楚子伐鄭同。末比易貞侵宋同。○不出會蕭魚為是。出城濮。三伐鄭

蕭魚同。○題與盟戲傳易混。只認執良霄為辨。

伐鄭 伐鄭 執良霄 加蕭魚同

同上。○去執良霄。即全傳題矣。

伐鄭 伐鄭 伐鄭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制勝之謀得也。

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楚到第三駕方屈。敘事須側倒本股。

伐鄭 伐鄭貞救鄭 伐鄭 亳北伐宋 伐鄭蕭魚 加盟戲即戲

同上。一駕師牛首。楚猶逞夾潁之軍。再駕會北林。楚猶為伐宋之旅。

三駕觀兵東門。楚徒視子展之出盟。而不能出一旅爭鄭矣。

執良霄 貞侵宋

一徒虐其使臣。一徒虐其與國。皆見其無能為。然傳無明文。似難獨出

二比。

戰城濮 伐鄭蕭魚 加伐鄭伐鄭同

復伯駕外之績。視前烈而益光也。

先以城濮揚起。倒蕭魚作。方見不越是之妙。全在功績上講。若說謀恐

城濮詐謀不足取也。



城濮

蕭魚 畧挫外之戰  
美服內之誠

既無伐鄭則與駕楚何涉故宜以誠譎二字比

入曹界

城濮

盟戲

蕭魚

先軫一戰  
知帶三駕  
惡譎謀  
予善謀

比城濮傳

伐鄭

伐鄭

伐鄭

會向

伐秦

會戚

得於用人  
失於行政

比溴梁傳

伐鄭

伐鄭

伐鄭

戰長岸

知榮魏絳  
無極囊瓦

觀敵勢之強弱用人之效見矣

出盟戲蕭魚長岸相舉同

蕭魚

會申

意如至

會平  
丘同

召陵侵

比意如至傳

經著推誠徇利之效而得失昭矣

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四年召陵以前諸侯不合二十餘年

易午伐鄭四國伐鄭齊侯伐徐宋公伐邾同

會申

召陵侵

易邾陵同

即人心從違之故其故可思矣

即上題脫母全重久上上云至哉誠之能感人有替歎意下云利之能

敗人國家乃如此有疎戒意

蕭魚

會申

夾谷

歸田

至哉誠能感人  
天下莫大干理

只蕭魚

夾谷同

以誠感貳服之久以理格強化之神

會蕭魚

會申

會黃池

入吳

以誠感貳服之久  
以力勝人報之速

比人吳傳

執良霄

外夷僅辱使臣善謀屈之也

僅執告絕之使以洩其忿可見無能為矣

年十一 救台入鄆 遂入

大夫因事而專兵經誅其心焉

以大夫無遂事句斷獄以邦域之中駁定之敢字要發已之權能行於

三軍君之權不能行於我故曰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書法重遂字而

入字帶之○加孫齊春王只說後禍同單

高子盟 救台入鄆 上易句侵還同若完盟欠切

辨專制之義非可論於境內也

倒作以境外形斷境內

遂及盟 遂入鄆

內臣兩因事而專好專兵皆所譏也

出境可專為受命不受辭結未受命將得專制為境外言公在境內

士魴聘 拜伐鄭之師

伯主修禮於內持勝之善見矣

悼當服鄭抑楚之後不忘聘魯善持勝者也出許氏註

貞侵宋 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禮記

即外夷兵大見伯主駕外之功已

主蕭魚傳徒伐其與國見楚無能為與執良霄同

公如晉十一公至晉十三

經畧內君寓外惟其安也

主公在楚傳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取郟十一主取郟傳

冬城防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城以備齊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較諸比為確

會吳于向十四宿老金書

經於內卿立使交譏其失體焉

全在國體上論以卿為介二是責宿與老非聖人特書一卿以譏失

體玩以內卿行不得不書句可見搭遂乞師臧文仲介等比只舉例

十三國伐秦

經紀伯兵見用人委政之失焉

主先穀溴梁二傳用人之失指樂廩

衛侯奔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咎

外君見逐於臣經端本以示鑒也

禮記

襄公

三天

作文全在辨難書法。方得警君意。醒不重實講。縱淫虐以棄天地之性。須自茂冢卿上畧畧推開說。

貞伐吳

主注註欲洩忿于吳。同貞侵宋作似未切。卽主長岸傳棄賢亦泛。庸浦之役無功。宜穀之獲已及。臯舟之隘突擊。子囊之殿莫支。

七國會戚

大夫專定君之會。罪在委之者矣。

主溴梁傳謀定衛剽乃君臣大故。而可委大夫乎。以晉抑君助臣點起。

○假羽毛事乃後日政以賄成之漸。可作結。

年十五  
向戌聘盟劉

以向戌專抗提起。重貶公降尊而與之盟于外。作出汪氏註不成題。

只向戌聘澶淵傳搭向戌之賢。指尤獻子美室。

劉夏逆不稱使

經於王室圖婚。志其失禮者以示戒焉。

劉夏卽官師。重夏非卿作。請公合禮。故不書。不必入文中纏擾。

圍郟救至書至

主救邢傳書所至以罪其怯。以齊暴點起。衛侯在齊而公與會于戚。以立剽故齊來伐。去伐北單主怯邊要發聖人仁天下之情。

鹿邑

城成郭

主墜費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此孟孫邑季叔帥師以城之蓋三家相  
當借備齋為名而興此役郭者外城

其  
年 溴梁大夫盟 獨書大夫

經於大夫專盟深示謹禮之意焉

此傳從大夫既張之後追咎往事須描寫事勢已成情景迫切不可虛  
論禮之當謹大夫不臣由諸侯失政諸侯失政由三會委之大夫只歸

咎三會未說到邢丘蓋邢丘與三會皆使大夫專之在邢丘傳則以邢  
丘對溴梁為始在溴梁傳則以三會對溴梁為始况悼公 二云 是說必

然之勢上曰使大夫專之則三會猶是悼公所使今日苟偃怒大夫盟  
則不待平公之命矣謹於禮而不敢忽與常情忽於未兆忽字相應玩  
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句重垂戒上

單會溴梁只把諸侯皆在作案此歇後題也

牡丘次匡 救徐 雞澤 如會及盟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  
梁盟 去會向三比同然亦要原入

經變例以紀大夫之專謹禮意也

依傳倒作牡丘雞澤二段只照起獨書大夫書法

敖救徐 袁僑盟 加牡丘次匡雞澤如會同

卷

襄公

四

經紀大夫兵信見權之猶有統也

以溴梁照出想此當是諸侯未失政而大夫無不臣其救其盟猶出於君命也蓋就聖人書法而料其事之如此勿太說好諸侯既次既盟兩既字是則書兩則字根由聖人謹禮于微著眼全在此文須拈出

會向 伐秦 會戚

即伯主三委權於大夫而知無以善後矣

以溴梁說起而歸本於三會須重看國之大事句三皆字要發此蓋就一歲之事觀之也會向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助楚之秦會戚定篡衛之剽皆關君臣夷夏之故故曰大事三會俱罪悼公勿泛責諸侯

加溴梁如單從三比推源

會向 會戚 會伐秦 禮樂征伐分 單抽兩會終未妥

經紀大夫專政皆咎委之者焉

牡丘 次匡 救徐 溴梁盟 下加會向伐秦會戚各三段似整

經於伯業怠而示敦誠於伯政失而示謹禮

伯益戒舜曰無怠無荒周公戒成王曰立政立事

垂隴 放甲父 會向 伐秦 比曹殺大夫傳

專命討之權于王者不臣委兵好之權于臣者不君

有出若丘城費蕭魚溴梁作平無悼公之明宿無行父之忠者無謂剛

會伐許

經紀討貳之兵而示正分之意焉。

苟偃主兵而序鄭為首，不以大夫主諸侯，正君臣之分。

舊有盟齊伐許題，上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下不以大夫主諸侯。

則書會鄭，破云。經酌詞以紀兵信，而謹辨正倫之意，寓矣。

伐北圍郟

主同圍齊傳齊虐

豹如晉

主戰紀傳下告方伯，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十七年

伐北圍桃

伐北圍防

主同圍齊傳齊虐君臣畧分點。

十八年

△白狄來

不與其朝

經不與外夷之朝，謹大防也。

不與其朝，只是不與其通中國耳。懲淫慝，一內外總一意，勿分况列國。

之君

云辨諸侯無受其朝之理，正見其不可朝魯，非罪魯語。

○同圍齊至伐齊

獨書同

以伐致

觀經紀討罪之文，見抑強之意焉。

凡侵伐圍入

云

圍之也，是解同字事實，其以伐致何也。以下方說出。

聖人主意，一書法不平，重以伐至上，伐者聲罪致討之名，故曰大諸侯。

之伐勿說得太好。此伐非請命誅討。傳只云免其圍齊之罪詞。須重發。聖人沮抑微意。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為橫逆強暴者。方不死于句下。民神之主也。故曰陵虐神主。

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而大國之暴見矣。

背盟棄好四句。一意貫下。重數伐鄰國上。

加侵伐圍入等。比照起書同。

入許圍新城。會伐秦。召陵侵楚。

春秋紀兵之例。無紀其同心者焉。

全以不書同。形出書同之意。猶龍曰。各股須搭大合。諸侯者為是舊。

出侵曹伐衛圍台入鄆者左矣。

虛打崔杼雞澤光圍邾 圍防 同圍齊 至伐齊

上四比作背盟之案。下是數伐之迹。倒單渾作。

圍彭城齊不秋會戚齊不圍邾 圍防

背盟棄好。數伐鄰國。畧分後仍串發。○傳四語。墜歸數伐。用兵暴橫。是

乃其背盟罪案也。上二比搭得欠通。還只出溴梁高厚一。比為是。

圍邾救 伐北鄙 圍邾 圍桃 圍防 伐北鄙

就魯一國上。描寫他數伐之暴橫。



沙隨不見晉會黃池吳強

觀聖經之紀內辱外強者而沮抑之意可思也

阻橫逆抑強暴即指本比書法言豈可更出他比

戰郎 同圍齊 未有書來戰者 未有書同圍者

兩變例以紀兵罪在加兵致兵者焉

同圍齊 圍蔡

經兩無責於兵者以罪宜討讐宜復也

上齊宜得惡疾而圍齊之罪可免下蔡宜得報而復讐之事可恕重兩

宜字上背盟棄好云下壞宗廟云上人心下天理

同圍齊 胡豹歸 自伐人伐 自滅人滅

兩紀被兵皆罪其自取也

午伐鄭 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純門而返

大夫導敵以危國則知禍所自來矣

主殺嘉傅暗合當正以王法意 此等借比題目最不宜杜撰書法

盟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至伐齊

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所宜討也

諸侯原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圍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

謂免其圍齊之罪詞也。只就伐上發。不必混入同心意。

取邾田自漵水

出高氏註。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挾伯威。執君取田。不已甚乎。愚意上見其事為已畢。深嘉之也。更與圍齊傳合。

句侵齊還還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春秋深善之也。

穀齊地。乃境外之案。只重不伐喪上。專制一段。但辨明上意。

宋人圍滕昭卒 嬰齊伐鄭悼卒 句侵齊還

當利難之時。而有憫難之仁。題面不佳刪。

上二比易楚鄭侵衛穆卒 晉宋甯侵鄭成卒 同

或出入滑不哀 戰必林父失 句侵還為比事。以善士句盡仁義。更無謂。

○觀魚 宋楚平 出盟浮來 城楚丘同

經定君臣之職。而下侵與上擅皆非也。

只借以見君臣之道。不必拘拘貼著二比講。

公納幣 會無婁 納幣使卿。非禮。况君乎。專會。政在大夫。

尸小比 易杞子來盟 來盟皆大夫。杞子親之。 衛侯奔 皮冠 射鴻 俱牽強。

專大比 易遂伐楚 伐 溴梁盟 專 俱可。又執濇塗 濇塗。勸申侯。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 便

欠切。更有易遂入鄆 入國 非名 尤謬。

歸父還奔 句侵齊還

大夫斷以行仁，不得執歸命而議之也。

主墀帷而歸命乎介句搭。有以兩還字合者，上得奉使之禮，下得主將之道，上志仁，下惻隱，上君薨家遣，下世衰道微，亦可。

殺嘉

貞伐鄭

午伐鄭

縱奸

西宮之難

上易獲變貞輒伐宋同

速盟向

速伐邾同

歸父奔傳搭此作孟莊子不改父臣，然係影比不成題。

年 三

盟澶淵

齊成故也

即大國與伯好，見德之足以感人矣。

齊不服於圍而服於士句之還師，修德來遠，豈誣哉。長句傳搭作善師者不陣。

履奔楚

書

貴戚避難於夷，昧義甚矣。

此傳因變欲背楚履乃奔楚，故生一段議論履其母弟要玩見力有可為，使能聲變之罪，成兄事晉之謀，則大義所在，不惟可以正國人，國人不得而害我，乃反避禍於兄所不欲從之國，進退兩失之矣。進退二字，勿太泥。

盟踐土

履奔

賁戚違先志以從夷昧義甚矣。

合義重在晉不可棄上不可與利蔡平看。舊以獲變代殺比殊不必。或欲脫出踐土獲變主文侯欲從先君踐土之盟子變欲成先君從晉之志者尤不妥。

履奔

黃奔

蔡履不能正國遠害。陳侯不能保身庇弟。

兩紀賁戚去國賁各有歸焉。

黃奔

不稱公子而稱弟。

賁戚因讒去國經譏歸於君焉。

主二慶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即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謂不能辨

其與司馬同謀之誣也收稱弟須知與賁薄恩不同。

二年

庶其奔

書名書地

書來奔

經於叛臣托內明義以交著其罪焉。

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即前段接我不以義也書法是書名書地舊作特

書姓氏為書法者誤蓋邪庶其原繫國立未嘗書姓氏也况傳亦是通

論一經下面明明有書地書名書法乎不言及不言叛是辨書法不用

時公在晉而宿受之須有斟酌葉夷狄從諸夏數語乃引唐吐蕃請降

事為傳設辨斷不可入文中辨論。德仲曰賁庶其之叛全在以地上

賁魯之受叛亦在納地上。正所謂接我以利而魯入其利也。

莒慶逆 庶其奔

兩謹大夫接內以其事關禮義也

只貶慶庶其無責魯意莒慶就私行說須發聖人所以謹之之意權收書其姓氏書法有加入向會釋證明小國大夫不書姓氏者不必

○觀魚 滅下陽 下易藥書伐鄭同

春秋重禮義故於縱欲貪利者貶焉

隱公以欲敗禮身危於輦虞公以利棄義國亂於晉倍伯官之奇可點入莒慶庶其末收一句須知借題發意勿涉於合

或楚子入陳 陳靈公 鄭成會 楚賂 或敖奔莒 從已 晉陽叛 衛貢五 百家 竝同

庶其奔 荀吳伐鮮虞

即明義以却敵者見納叛之非義矣

據城求援在兩敵相持之際與竊地來奔又不同玩而况

吳入州來 荀吳伐鮮虞 待臣之怨 却叛之正 比沙隨傳脫

兩傳語本參差且入州來比于本傳尚隔况脫合乎應刪

變盈奔

以世臣而去國其待之者薄矣

主沙隨傳須舍逐盈已非宜有去後之思意盈雖出奔猶係於晉是指

入曲沃時言不得借用

鹿旨定

商任沙隨

伯主兩錮世臣其報功者薄矣

只不當錮一意巫臣一段是舉楚子以媿其非賢楚也

加盈奔在既逐又錮上見他薄如單

會沙隨

伯主迭申錮臣之約薄倫甚矣

城濮 河曲 書救鄭 圍彭城 盈奔 商任 沙隨

歷稽伯佐之勛而薄其後者甚也

城濮 枝曳柴 河曲 盾將下 書救鄭 書全師 郟陵 鍼掀車出

伯臣世濟其勛則報之宜厚矣

四比輕點過總發世勛起繳用本敗

救鄭比易會伐秦 書將中軍無功難作世勛 末比易盟戲 鷹佐悼鷹法

楚鄭侵衛 商任 沙隨

伯國待臣之薄律之外事而有媿矣

楚逐策士以自禍最非好事只不錮一著猶見其明耳其王將為楊橋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遂以夏姬奔晉巫臣比惟侵衛為

妥 上有易楚子圍宋者子重怨巫臣阻其申呂之請故後殺族分室

與逐巫臣欠切易入州來巫臣通吳稍可

麟旨定

襄公

吳

會沙隨 城杞 銅臣而忘世勛 念母而忘世業 楚共平王分證

△城濮 枝 踐土 文 晉侯伐衛 襄 河曲 看 鄆陵 書 亳北 悼 比城杞傳脫

伯國之君臣其世勛世業可念也

枝盾書勛在晉室君可薄待乎文襄悼業在王室嗣可不修乎

外有敗莒商任沙隨作厚于賞私勞薄于待世臣不見好處刪

二十三年 殺二虜 黃奔 黃歸

觀權臣因愬而後克君之失道可知矣

去親不保因夷後克一滾下 加履奔照與蔡司馬同謀句

黃歸

即權臣之不易克見君失道矣

主二慶傳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黃歸只照克慶事實不必混入薄

恩等語只主譏陳侯作無書法

盈入晉曲沃

經惡世臣之逆原罪於致之者焉

以盈逆起倒晉君上晉殆意可描寫世臣自合係晉不是特筆

加商任沙隨如單只見錮之亟而致亂甚意 再加盈奔亦同只照既

絕復入

齊伐衛遂伐晉

鹿旨定

大國果於凌伯見致討之由矣

主夷儀傳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取朝歌為一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

軍于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救晉次雍榆

書次

主救邢傳救而不運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經譏恤患之怯仁天下之情見矣

臧紇奔

雖有孔子要君語可據然不可作題

齊侯襲莒

大國之凌小掩取之術也

主鄭人伐衛傳只自兵法上說不必斷罪以莒同圍齊故

二千

豹如晉

澶淵傳搭此作穆叔之賢以其有論不朽語也

會夷儀 楚伐鄭

兩觀夷夏之行事而勢之盛衰見矣

主晉止謀伐齊而楚已伐鄭作杜撰不成題刪之

楚蔡陳許伐鄭

即外兵無以服貳見伯主推誠之效矣

門東門次棘澤主蕭魚傳楚兵再至鄭而無劫

豹如京

辨旨定

襄公

至



主南季傳○澶淵傳搭此作穆叔之賢 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大饑 加大木同

聖國遇災無備經書以示戒也

此傳是就臨時救災說前後兩備字皆指救災之備至也

二十五 滅黃 舍至 下易取鄆好是叔豹 再易華元歸更奸元不懷祿固寵較切于口實

論君臣之責惟不忘社稷而已

主君民者豈以陵民四句出上國君死社稷下傳有社稷之衛句

衛師入郕 吳伐我 宣公毒衆 季孫下敵

主君凌民臣負國以晏子語作題已屬牽強反出二比益晦矣

出辰告糴 治民不 治實 衛侯奔 衍淫 虐 同或出行父如齊鄆潰更不妥

會夷儀 如下文所聚

伯主以利廢義討失職甚矣

以伯主而至於見伐而報業已衰矣既聞崔杼之弑便是極好一機會

修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為區區之賂與之同情深為可恨與之

同情正挑剔下同字意收如下文所聚 加盟重丘串作如單

伐衛遂伐晉 會夷儀 盟重丘

伯主不能因事謀義經所貶也

同單上比作舉兵之由下比作書法 加杼伐北鄙同

○會夷儀 會平丘

經於縱惡脇貳之會皆有所以寓其貶焉

皆有如下文所貶云句上用義字利字下用道字力字不能修職下不能復業本為報朝歌來討本為成虎祈而叛加兩同盟黃完二事俱始于會終于盟故均致其貶于盟

舍之入陳

賢臣不屈於強伯由其能自立也

主忽奔傳當晉馳詞事雖載伐陳而所獻則入陳之捷也 有主高氏註于展子產入國有禮故春秋無貶詞作者舍明傳而用小註何也

盟重丘

特書曰同

伯主因利成惡經加以同情之罪焉

入夷儀

止書其爵而不名

經於國君之有歸道者不輕絕之焉

鄭伯奪正以立本無歸道而國人君諸侯助正坐不知其義之已絕若

不書名則義益晦矣故特名以絕之衛侯茂卿失國若可絕矣然有

云玩然有字則其義則字緊接下來見他失國出奔原非屬王法所不

赦則撫內營外自是得力與國人君諸侯助硬把氣力相助者不同曰

撫曰營便是賢臣夾輔當困衡時有賢臣推挽正遷善改過大機括此

義猶未絕。全重有遷改之機。上不但罪不比突已也。玩及甯喜云。然後書名可見。不遷不改。聖人便絕之矣。或以恕其義之未絕。堅其過之。能改分看。大謬。蓋聖人望他全。因義之未絕也。  
加衛侯奔以茂冢卿之罪。問起不名。倒單。

入櫟 入夷儀

經異待入邑之君。斷之以義而已。

全要以義之絕未絕相形。

入櫟 入夷儀 衍歸

經異詞以絕復國之君。視義之絕與未絕也。

未比只照不輕絕書法。加突奔衛奔。即薨乾侯傳。

入夷儀 衍歸

紀諸侯復國而異其詞。示不輕於絕也。

及甯喜弑剽云。正申明聖人不輕絕衍之意。須體然後字。

夏伐陳

賢臣以禮當伯能自立也。

主忽奔傳。重不藉援上。見得自立。馳詞執禮。只作事實。獻捷是獻入陳之捷。此伐陳在獻捷後。入陳未得成。故復代之。

△舍之入陳

夏伐陳

處弱有禮。

俱歸美子產。

過伐楚門巢

經紀用兵而微禍肆禍之非咸見矣

古者入境云

云責吳古者大國云

云責巢

或單主自輕一意作者亦

得

廿六

衛侯奔

會戚

立剽入戚

弑剽

行歸

經詳與國之輕於廢立云天下知所慎也

雖就喜上看全重示天下後世慎於廢立上收正其弑罪

入戚叛

書曰入于戚以叛

大夫專祿以背君不臣甚矣

衛行歸

書名

經責外君之自棄以後事為案也

背政由甯氏之約失信也逐者出納者死無刑也二者皆歸國後事失

信無刑總在殺喜上見行之不能改過蓋向日之過正在茂冢卿今纔

歸又殺執政仍是茂冢卿手段雖十二年淹恤在外曾有纖毫善狀可

以自暴白于天下哉故曰自棄要發欲人自強為善意

加入戚以書叛罪林父提過倒單

衛侯奔

入夷儀

行歸

只喚起不名倒作同單

加鱗奔同

外君始爵而終名以無自強之志也

應

衛侯奔 衍歸 一串作

稽外君之出入責其不能改過焉

△戰城濮 衍歸

諸侯處困而自強與自棄者異焉

以人之有德慧句比出晉侯在外十九年而安內攘外衛侯在外十二

年而失信無刑 上比如城楚丘 衛文 越入吳 勾踐二十年生聚教訓 俱可搭

衍歸 公如晉 六 上書谷下不書止公

二君處困而自棄經皆貶之也

上困之久下困之甚上失信無刑下安於危辱

會澶淵

為孫氏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孫林父叛君而晉人黨之

總罪

晉執甯喜

討其伐孫氏而殺晉戍也

楚蔡陳伐鄭

主蕭魚傳楚兵三至而無功 涉汜 比二十四年少許男

二十

慶封聘

通嗣君也以此作齊景之賢謬甚 自齊媵伯姬僑如逆婦姜而後二

國不通好三十年矣

會宋

先趨武

舊主盟宋傳交見作第會盟同地須合盟比方成書法單出終屬偏股

且主交見則與盟宋何別泗山改主會號當矣 猶龍曰書法則不如

卷

襄公

五

守信之明事實則不如素防之確并用之可也

殺喜傳 入戚 鱒奔 代殺比 下易執甯喜代殺比益無干

即外臣之出入其君之失信刑可知矣

弟鱒奔 稱弟

貴戚守信而去國經原罪於君焉

以鱒之去合乎春秋提明倒歸罪衛侯上鱒重信誰令其失信只擒此意做則予鱒罪衍不作兩項矣 現聞先生曰傳末引穀梁只是為前

邊敘出木門 云 故足此句泗山謂敘事中已有與鱒之意不知形容

得鱒好見其為守正不移之君子則衛侯不顧其弟之罪益見矣必欲

兩開作前半罪衛侯不免將鱒之守正撇起後半與子鱒又把衛侯

弟撇起有何對證有何意趣

鱒奔 札聘

去國全信者可予辭國過中者可譏

合春秋處全在守信上蓋春秋惡無信也上托於木門終身不仕合

春秋下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過乎中庸

盟宋 再言宋

經貶夷夏之結成誅始禍也

弭兵是盟的緣由其禍專在交見蓋當時楚不得大逞者惟是中國諸

侯未屬宇下，今既交見，業與共之，彼何施而不可，自是中國諸侯以下，皆交見之禍，而以其事自宋之盟始，總束之，此句極重，哀人倫，承篡弒句來，傷中國承蠻夷句來，槩貶諸大夫不專趙武，胡文定最不喜言兵，而于此獨痛言交見之禍，想亦有見于兵之不可弭也，乃傳中終隱其旨而不發，終是宋儒耳。

加會宋同。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中國交夷啟禍，經謹其始焉。

同單下重會申，而伐吳滅賴，乃會申一時事宜，一串說下。去上二比。

亦要歸重盟宋，重聖人意發。

盟宋 會申

中國交夷而成推戴之禍，經所以謹之也。

同上。全以會申之禍見盟宋的不好，不可以原始要終相承。

加盟召陵同，只入會申內，點夷之用伯禮。

如楚 會申

即諸侯屈體於夷而知交見非策矣。

下比只重大合上非朝楚戴楚有淺深也，文勢照傳趨下，末在盟宋上。

盟召陵 盟宋

管仲終盟貫之績  
趙武釀會申之禍

攘夷之績終春秋序之交夷之禍始春秋貶之

會瑣澤

楚子伐鄭

成平

盟宋

會申

春秋兩傷中國合成與弭兵皆禍也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云

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

云

題意儘可垂鑒

惜上無明傳耳

溴梁

會申

委權之害  
交夷之害

慶封奔

主徐越伐吳傳吳以宋方處之

即外臣去國知外夷崇惡之非矣

公如楚

主盟宋傳須知舉魯以見列國公原及宋陳鄭許如楚不獨魯

二十

公在楚

特書所在

存君於首月示人臣不可忘君也

全在書法上作歲首朝正正臨臣告廟之時送葬取卞二事俱在正月

後蓋計後之危困而存之耳存之者欲臣子思君父所在而免其危困

也要發透不忘一字顧其身句貼外難朋附句貼內難

加公如楚至楚同

公如晉

襄四至晉

五公如楚

公在楚

經詳畧內君之寓外亦因其安危而已



總以歲之首月書在不書在問起分作君安與安君危與危俱自人臣之心上說。上二比易冬如晉文三春至晉十四同。或如晉襄一至晉十二同。或如晉文三至晉四同。

春至晉 春至晉 春至晉

迭紀內君返國役雖久而安也。

文四年晉侯有改盟之請莊叔有慎儀之對文十四年穆子荅子家之賦鄭衛共協平晉之謀襄五年獻子相行申借助晉侯設享從屬鄆襄十三年報士魴之聘獻子書勞。

會蔡丘 公在楚

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比此傳偶拈語奈何以之作題

餘祭 殲遂 四國伐齊 遏伐楚 曹陽奔

歷觀違禮以致禍者皆君之所禁也。

齊成飲餘民之酒邇怨齊桓公用豎刁近刑人吳子自輕狎敵鄙人公孫疆獻鴈因為政使無恥。

戰升陘 大棘敗獲 合比奔

三觀禮之所禁皆足以禍國者也。

公卑邾不備狎敵華元使羊斟御戎邇怨宋公信寺人柳近刑人。

狎敵秦人伐晉

舉 士魴少 秦師而不備

貞伐吳

襄四 子囊以吳為不能而弗傲

宋人伐陳

襄七 獲司徒

甲宋也。俱可，但稍僻。

邇怨戰韓

邇怨，魏錡求為公族，趙穿求為卿，慶鄭戰邲，俱未得，林父遣二憾往楚。

史僻。

近刑人戰

桓公近

同圍齊

風沙衛塞道，以誤郭最。

高厚圍防

使風沙衛

俱可用

或出札聘代餘祭不必

城杞

不待貶絕而可見

經於伯主興役，譏其忘大本焉。

輕棄諸姬，即在不恤宗周內。蓋諸姬乃晉之父族，而周則父族之最尊者。尊獎王室，乃糾合諸姬首事也。不可以王室諸姬分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句可味正見輕棄諸姬處。

盟踐土

晉侯伐衛

盟亳北

城杞

一序作

伯主不修先業而私其母，罪可見矣。

○盟踐土

晉侯伐衛

盟亳北

伯國世修尊王之業，可謂知本矣。

文公朝王于衡雍，襄公朝王于溫。悼公亳北載書曰：同獎王室，又創業。

襄修文之業，悼又修文襄之業。末比易邢丘，即邢丘傳。

△城杞

澶淵宋故

十一國

文襄悼

伯國兩合大夫，非知本與知務者也。

城杞

高張唁

平棄文襄悼公之業，景棄太公桓公之業。

揚水

式微

兩紀伯國行事皆責隳先業也

士鞅聘 謝城杞且令我歸杞田也

即公不足於享而君之失民驗矣

主作三軍傳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耦之射取足於家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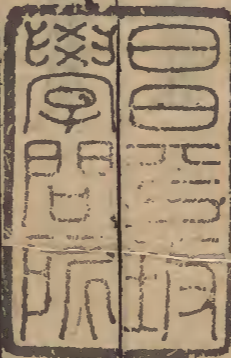
杞子盟

主杞子卒傳用夷禮故稱子自平日言不指今日

札聘 不稱公子

經貶辭國之賢聖之以中道也

春秋論札之可以達節者在壽夢諸樊讓國公心上所以貶札之生亂



文苑丁卯

